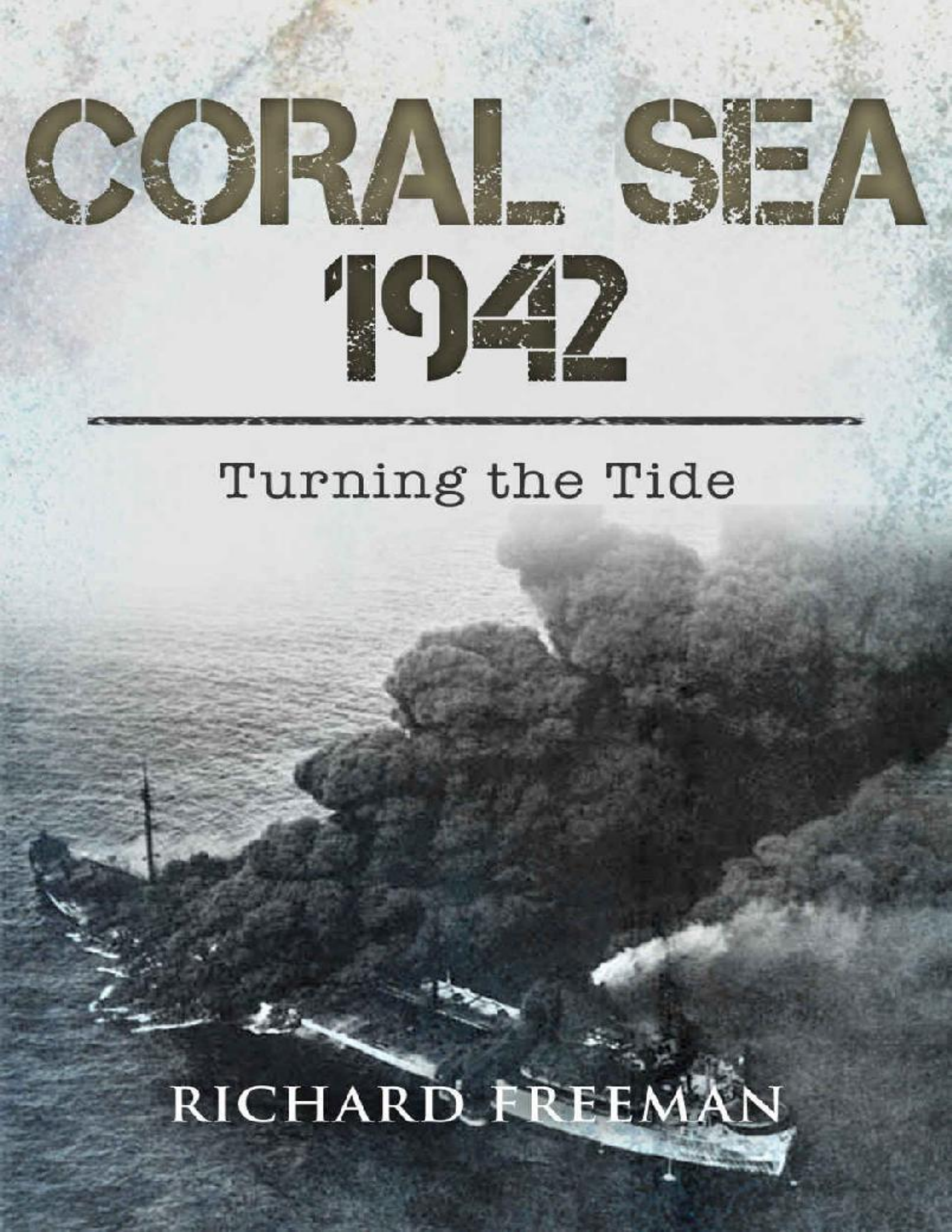


CORAL SEA 1942

Turning the Tide



RICHARD FREEMAN

目录

- [1.撤退和失败](#)
- [2.下一站莫尔兹比港](#)
- [3.尼米兹设下陷阱](#)
- [4.通往战场的道路](#)
- [5.图拉吉入侵事件](#)
- [6.黎明时分下山](#)
- [7.敌人已退却](#)
- [8.高木的重大失误](#)
- [9.刮掉一个平顶](#)
- [10.战斗间隙](#)
- [11.目标翔鹤](#)
- [12.塔吉特·莱克星顿](#)
- [13.目标约克镇](#)
- [14.在枪林弹雨中保持镇定](#)
- [15.列克星顿战役的结束](#)
- [16. 潮水转向](#)
- [17. 资料来源](#)
- [18. 延伸阅读](#)
- [19. 引文](#)

珊瑚海 1942

扭转乾坤

理查德·弗里曼

理查德·弗里曼 2013

理查德·弗里曼已根据 1988 年《版权、设计和专利法》主张其作为该作品作者的权利。

本书于 2013 年由 Endeavour Press Ltd. 首次出版。

本版本由 Endeavour Media Ltd. 于 2019 年出版。

目录

- [1.撤退和失败](#)
- [2.下一站莫尔兹比港](#)
- [3.尼米兹设下陷阱](#)
- [4.通往战场的道路](#)
- [5.图拉吉入侵](#)
- [6.黎明时分下山](#)
- [7.敌人已退却](#)
- [8.高木的重大失误](#)
- [9.刮掉一个平顶](#)
- [10.战斗间隙](#)
- [11.目标翔鹤](#)
- [12.塔吉特·莱克星顿](#)
- [13.目标约克镇](#)
- [14.在枪林弹雨中保持镇定](#)
- [15.列克星顿战役的结束](#)
- [16. 潮水转向](#)
- [17. 资料来源](#)
- [18. 延伸阅读](#)
- [19. 引文](#)

1.撤退和失败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并取得成功，但这仅仅是盟军在远东地区遭遇六个月惨败的序幕。美国人从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经历如此多的失败。

夏威夷空袭发生后不到24小时，美国便卷入了战争，日军飞机猛烈轰炸了位于菲律宾克拉克机场的美国大型空军基地。事实证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官们和夏威夷的同行一样准备不足。短短几分钟内，几乎所有美国重型轰炸机都被毫无还手之力的日本第十一航空队的轰炸机摧毁。日军零式战斗机的第二次扫射进一步重创了该基地。与此同时，伊巴机场也遭到了日军的攻击，但雷达探测到了这一情况，并派出了寇蒂斯P-40战鹰战斗机拦截来袭的飞机。即便如此，这次袭击也只在基地留下了两架可用的P-40战斗机。日军撤离时，美国远东空军已损失过半。

两天后，位于马尼拉湾卡维特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到日军空袭，损毁严重。到一月初，该基地已落入敌手。同一天，两艘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在马来亚海岸附近被日军击沉。紧随其后的是美军在威克岛和关岛的投降。

美国人为阻止日军推进而采取的第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将“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从大西洋召回。12月21日，“约克城”号穿过巴拿马运河进入太平洋。在弗兰克·弗莱彻少将的指挥下，“约克城”号在阻止日军推进的战斗中发挥了英勇的作用。

与此同时，日军势不可挡的攻势仍在继续。12月24日，随着亚洲舰队总司令托马斯·哈特海军上将撤回大部分舰船，美军基本上放弃了菲律宾海域。

当时，美国太平洋舰队只能做到弗雷德里克·谢尔曼上校所说的“撤退和失败”。正面进攻根本不可能。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被迫将报复行动限制在对马绍尔群岛（2月）、威克岛（2月）和马库斯岛（3月）等地的小规模袭击。这些袭击大多是为了鼓舞士气，但也为太平洋舰队从珍珠港事件中恢复争取了时间，并让水兵和飞行员有机会磨练作战技能。

然而，战略形势却日益恶化。2月27日“兰利”号航空母舰的沉没，以及3月11日罗斯福总统命令麦克阿瑟撤离菲律宾，都揭示了战争的真相。舰船的沉没也印证了这一点。除了珍珠港的损失，盟军还损失了34艘舰船，其中包括1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和1

4艘驱逐舰。任何盟军舰船一旦进入日军空袭范围，都无一幸免。日军航母舰队的到来，意味着死亡和毁灭。无论他们身处何处——珍珠港、苏拉威西岛、达尔文、爪哇岛、科伦坡——他们都将胆敢反抗的势力彻底摧毁。

日军的攻势在3月继续推进，他们向新几内亚的萨拉毛亚-莱城地区派遣了一支入侵部队。美国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被派往该地区。凭借完全出其不意的行动，美军仅损失一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就击沉或重创了三分之二的敌方运输船。但日军仍然控制着这两个港口。此外，日军还占领了菲律宾的巴丹半岛（4月9日）和科雷吉多岛（5月6日）。更令人尴尬的是，约瑟夫·史迪威将军被迫撤出缅甸，正如他所说，他“惨败”。

事实显而易见，正如谢尔曼海军上将所言，美国海军面对其大胆敌人“毫无准备”。美国指挥官们束手无策，他们派舰出海仅仅是为了避免在港口遭到攻击。如果美国想要赢得太平洋战争，就必须有所作为。而这一作为，便是珊瑚海海战。

2.下一站莫尔兹比港

尼米兹海军上将的突袭行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对美军的技能和胆识感到震惊。他原本策划偷袭珍珠港是基于美军软弱无力、缺乏决心的假设。如今，战后的他彻底颠覆了之前的认知，意识到美国航母的存在危及了他的计划。这些航母必须被彻底摧毁。

山本五十六的首要任务是夺取中途岛环礁——这座重要的美国空军基地和锚地位于浩瀚海洋的中心，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但首先，他需要确保日军所谓的“外围防御圈”的南端安全。在此之前，西方盟军从南方发起进攻的风险实在太高。于是，MO作战计划应运而生。

山本五十六需要控制珊瑚海，既是为了消除盟军在该海域的海军存在，也是为了将澳大利亚纳入日本陆基飞机的轰炸范围。珊瑚海被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环绕，是连接澳大利亚和美国西海岸的重要航道。山本五十六的计划是先占领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吉岛，再夺取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从而控制珊瑚海。图拉吉岛将成为水上飞机基地，用于监视美国太平洋舰队，而莫尔兹比港则将成为对澳大利亚进行轰炸的平台。

日本选择莫尔兹比港可谓精明之举。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澳大利亚人就已经意识到该港口的战略重要性。无论谁占领此地，都能控制往返拉包尔（位于新不列颠岛的日军重要基地）的船只和飞机，以及澳大利亚与美国之间的东西向交通。当时，澳大利亚人已经控制了该港口，并正忙于建设两栖作战基地，包括码头、机场和维修车间。这对日本人来说无疑是一块诱人的宝地。

两栖登陆作战历来难度极大，尽管自战争开始以来，日军在两栖登陆战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美军事先知晓了日军的计划。

山本五十六并不知道，美国人已经掌握了日本海军的密码，并在1942年3月破译了有关“MO行动”的信号。4月初，这些信号开始包含向珊瑚海派遣航母的具体命令，到4月27日，尼米兹已经知道目标是莫尔兹比港。（还有一个相关的“RY行动”，旨在入侵瑙鲁和海洋群岛，但我们在此不做赘述。）

此次进攻的基地定在珊瑚海以北的东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拉包尔在1994年被火山灰摧毁，原本只是个小镇，但日军将其改造成了一座堡垒。1943年鼎盛时期，这里驻扎着11万

名日军，并由绵延数英里的防空隧道保护，免受空袭。4月底，一艘又一艘的舰船开始抵达这里。这些舰船包括航空母舰、两三艘战列舰、三艘重巡洋舰、两艘轻巡洋舰、16艘驱逐舰、一艘潜艇补给舰和六艘潜艇。此外，在更北的特鲁克环礁湖也集结了大量兵力。尼米兹清楚地意识到，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

到五月初，一切准备就绪，日军将于5月10日入侵莫尔兹比港。日本第四舰队司令部在井上茂义海军大将的指挥下，已从特鲁克环礁向南迁移了1000多英里，抵达拉包尔。与此同时，航空母舰也已将飞机运抵拉包尔，为日军的进攻做好准备。

与日本航母攻击行动中常见的情况一样，井上中将指挥的这支舰队结构极其复杂，分为七个小组。其中最重要的四个小组是：

1. 莫尔兹比港入侵部队（指挥官：梶冈少将）。这是此次行动的核心，拥有九艘运输舰，用于运送入侵部队。
2. 莫尔兹比港掩护部队（后藤少将指挥），其中包括轻型航空母舰祥凤号。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保护梶冈的舰船免受美国干扰。
3. 图拉吉入侵部队（岛少将指挥）。在东部，图拉吉部队将提供一个支援基地，供水上飞机作战。
4. 航母打击群（高木中将指挥），包括瑞鹤号和翔鹤号两艘航母。高木的任务是在珊瑚海潜伏，伺机攻击抵达的美国航母。他的两艘航母由原忠一少将指挥，共搭载127架飞机。

日本的航空母舰最多可配备四种类型的飞机：

A6M零式战斗机

爱知D3A型99式舰载俯冲轰炸机

三菱A5M舰载战斗机

中岛B5N九七式鱼雷/俯冲轰炸机。

3.尼米兹设下陷阱

尼米兹拥有丰富的海军指挥经验。他毕业于海军学院，曾学习柴油发动机制造，1917年在大西洋的一艘补给舰上服役，之后开始专攻潜艇。在战列舰服役并指挥过巡洋舰之后，他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参谋军官。随后，他继续在潜艇上服役，并先后担任第二巡洋舰分队和第一战列舰分队的指挥官。如今，他统领着一支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舰队。尼米兹精力充沛、富有创造力，既是优秀的领导者，也是出色的团队成员。他相貌英俊，但并不具有个人魅力，始终专注于手头的任务和部下。他懂得如何选拔人才，如何领导和激励他们。美国民众期望他能洗刷珍珠港事件的耻辱。“珊瑚海海战”证明了他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尼米兹于4月2日采取行动。此前指挥萨拉毛亚-莱城航母特遣舰队的威尔逊·布朗海军上将将由奥布里·菲奇海军少将接任。菲奇立即奉命前往珊瑚海。他是这项工作的理想人选。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后来转入海军航空兵。菲奇曾三次指挥海军航空站，还指挥过水上飞机母舰和兰利号航母上的航空大队。1940年，他曾指挥珍珠港的第二巡逻机联队。所有这些任命意味着，到5月初，他将成为珊瑚海地区经验最丰富的飞行员。

尼米兹深知事态的严重性。他麾下兵力捉襟见肘的舰队处境已然艰难，但如果日军占领珊瑚海，局势将更加严峻。他通往澳大利亚的航线将被封锁，美澳两盟将无法相互支援或协同作战。驻华盛顿的美国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也持相同观点。早在1941年12月任命尼米兹时，金就强调尼米兹必须“通过萨摩亚、斐济群岛和新喀里多尼亚，维持美国西海岸与澳大利亚之间的生命线”。如今，执行这一命令的时刻已然来临。

没多少人喜欢为金效力。他咄咄逼人、专横跋扈，甚至粗暴无礼。他从未在战时指挥过任何舰船，这更让人对他这位海军上将敬佩不已。然而，尼米兹却不为他所动。当金试图阻止尼米兹将四艘航母（列克星敦号、约克城号、企业号和黄蜂号）投入珊瑚海海战时，他坚持只派两艘。他告诉尼米兹，如果带上几艘战列舰，他就能应付自如。但尼米兹绝不会允许老旧缓慢的战列舰拖累他的航母，也绝不接受在航母数量问题上被否决。他开始在华盛顿进行猛烈的游说。几天之内，他就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四艘航母。只不过，其中两艘刚刚从杜立特空袭东京的行动中返回，要到4月30日才能被调往珊瑚海。事态发展如此之快，

以至于尽管尼米兹战胜了他的独裁上司，但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仍将在珊瑚海独自面对井上将军军。

理论上，美军应该由威廉·哈尔西海军上将指挥。多年在驱逐舰上服役的经历使他身经百战，他是最早意识到海战未来在于航母及其舰载机的美国海军将领之一。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指挥珊瑚海海战。然而，哈尔西当时正在珍珠港，接到命令南下指挥作战时，战斗已经结束了。

与此同时，指挥权移交给了弗兰克·弗莱彻海军上将，他更擅长巡洋舰和战列舰的指挥。他指挥航母的经验仅始于1941年12月，而且此前的表现也令人质疑。金将军对他缺乏信心，因此，当4月30日接到无线电信号命令他接管“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航母时，他实际上只是个次佳人选。

弗莱彻指挥的“约克城”号和菲奇指挥的“列克星敦”号组成的特遣舰队被命名为TF-17。他们原本计划由五艘巡洋舰（明尼阿波利斯号、新奥尔良号、阿斯托里亚号、切斯特号和波特兰号）和九艘驱逐舰（菲尔普斯号、杜威号、法拉格特号、艾尔温号、莫纳汉号、莫里斯号、安德森号、哈曼号和罗素号）护航。但这支舰队真正重要的部分是即将投入战斗的飞机。“约克城”号上的飞机由奥斯卡·佩德森中校指挥：

VT-5鱼雷轰炸机中队：由乔·泰勒中校指挥的13架“毁灭者”鱼雷轰炸机（TBD）。

VS-5侦察轰炸机中队：17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SBD），由威廉·伯奇中校指挥。

VF-42战斗机中队：17架格鲁曼野猫（F4F）战斗机，由查尔斯·芬顿中校指挥。

VB-5俯冲轰炸机中队：由华莱士·肖特中尉率领的18架SBD俯冲轰炸机。

列克星敦号飞机由威廉·奥尔特指挥官指挥：

VT-2鱼雷轰炸机中队：12架TBD，由詹姆斯·布雷特中校指挥

VS-2侦察轰炸机：17架SBD俯冲轰炸机，由罗伯特·迪克森中校指挥

VF-2战斗机中队：由保罗·拉姆齐中校指挥的21架F4F战斗机

VB-2俯冲轰炸机中队：由韦尔登·汉密尔顿中校率领的18架SBD俯冲轰炸机。

这支美军部队还将与澳大利亚海军中将克雷斯率领的第三支部队一同作战。克雷斯麾下拥有三艘巡洋舰（澳大利亚号、芝加哥号和霍巴特号）和两艘驱逐舰（珀金斯号和沃克号），但由于缺乏空中掩护，他很难参与这场战斗。他和弗莱彻很快就会发现，一旦日本航母抵达，这支澳大利亚部队与其说是助力，不如说是累赘。

4.通往战场的道路

当前往珊瑚海的命令下达时，两艘航母已在南大洋。弗莱彻给第17特遣舰队的命令是“在有利时机摧毁敌方舰船、船只和飞机，以协助阻止敌军在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地区的进一步推进”。

“列克星敦”号航母上载着一位对我们故事至关重要的乘客：芝加哥论坛报的斯坦利·约翰斯顿先生。他当时恰好在这艘航母上，正在撰写有关太平洋舰队的报道，而就在这时，这艘航母被派往战场。约翰斯顿为后世留下了他对1942年5月初事件的生动而鲜活的描述，该描述于1943年以《平顶舰女王》为名出版。然而，他不仅仅是一位记者。当战斗白热化时，他全身心投入到救生、救助伤员、鼓舞士气以及从海中救起幸存者的工作中。战后，“列克星敦”号的执行官莫顿·塞利格曼指挥官记录道，约翰斯顿“在整个战斗过程中表现得异常英勇”。

“列克星敦”号向南航行，绕过所罗门群岛东侧，然后从东南角进入珊瑚海。这艘巨型航母日夜不停地向南推进，巡洋舰紧随其后，驱逐舰则在前方搜寻潜艇。白天，舰载机巡逻队在空中盘旋，搜索范围可达200英里，寻找敌方船只或潜艇的踪迹。舰长弗雷德里克·谢尔曼小心翼翼地与舰队经过的众多岛屿保持至少50英里的距离。他深知，哪怕只是瞥见他的舰船，都可能酿成灾难。

这些航母就像一座座小型城市。“列克星敦”号是二战时期美国最大的两艘航母之一（另一艘是她的姊妹舰“萨拉托加”号）。满载时，她的排水量为48000吨。舰长888英尺，舰宽107英尺，其机库是当时所有舰船上最大的。舰上人员近3000人。为这些官兵提供饮食起居的任务落在了船上的肉铺、面包房和七个厨房的承担上，食物日夜不停地准备和供应。船上满足了人们的各种需求，配备了电影院、图书馆、医院、手术室和各种娱乐设施。

但列克星敦号是一艘战舰。机库甲板上可容纳78架飞机（而较小的约克城号则可容纳90架）。这些飞机由发动机和大修车间、发动机测试室以及数不胜数的仓库中的人员负责维护。航母上布满了防空炮。舰上各处都配备了数百个急救箱——事实证明，这一预防措施至关重要。

但在炎热潮湿的太平洋上，生活并不舒适。即使在飞行甲板上，微风吹拂，风速达到20节，温度也能达到95华氏度。甲板下的船员们白天要忍受大约100华氏度的高温。他们呼吸的空气潮湿，衣服也被汗水浸透。但这与机舱里船员们所承受的120华氏度的高温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两艘航母从珊瑚海东南角进入，弗莱彻知道从那里被日本侦察机发现的风险很小。5月1日，它们在新喀里多尼亚北部会合，并于次日开始从油轮“尼奥肖”号和“蒂珀卡努”号上进行加油。5月2日，敌军的踪迹首次出现：列克星敦号的两架侦察机发现一艘日本潜艇浮出水面。它们迅速接近目标，投下三枚炸弹后撤离。当飞行员再次向下望去时，看到的只是一大片油污。他们不知道潜艇是沉没了还是迫降了。

菲奇号的加油速度比弗莱彻号慢，因此弗莱彻号向北驶往下一个会合点。5月4日早上7点30分，弗莱彻号、菲奇号和克雷斯号在新喀里多尼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的大约中间位置会合。

5.图拉吉入侵事件

在第17特遣舰队前往珊瑚海的途中，井上中将（他将留在拉包尔）派遣部队南下。首先出发的是由岛清秀少将指挥的图拉吉入侵部队。他率领着这支小部队，乘坐布雷舰冲之岛号。除了旗舰之外，他还拥有一艘运输舰“阿苏曼丸”号，用于运送他的400名士兵，以及两艘驱逐舰、两艘反潜舰和四艘扫雷舰。

图拉吉岛曾是英属殖民地的一个偏远小岛。它位于所罗门群岛南端，西邻瓜达尔卡纳尔岛，东接马拉伊塔岛，面积仅三英里长、一英里宽。岛上人口稀少，由一名公务员和十几名当地警察协助管理。这座岛屿没有防御工事，只有一个码头，每周只有六次轮船停靠，但它即将迎来它唯一一次名声大噪的时刻。

5月3日的入侵行动微不足道。澳大利亚守军两天前就已经撤离。当岛田将舰队逼近所罗门群岛时，他的潜艇侦察了图拉吉岛附近海域，没有发现任何美军舰船的踪迹。空旷的海滩上一片宁静，他那艘8000吨的运输舰停泊在平静的蓝色海面上，400名士兵纷纷下船。不到两个小时，所有部队就全部登陆。岛田对此次行动的成功信心满满，下令运输舰撤离。井上已经实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然而，在岛田西侧，约克城号及其重型巡洋舰和驱逐舰正悄然逼近。

就在入侵行动的同一天，指挥图拉吉支援群的丸茂邦纪少将开始在图拉吉以北不远的圣伊莎贝拉岛上建立水上飞机基地。与此同时，井上中将遭遇了第一次挫折，恶劣天气导致九架零式战斗机未能运抵拉包尔。但这在庞大的作战行动中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井上的信心丝毫未减。“MO作战”似乎正在按计划进行。

6.黎明时分下山

直到5月3日19时，弗莱彻才第一次收到有关日军位置的信息。尼米兹发来的信号告诉他，敌军正在图拉吉港卸载运输船。弗莱彻后来评论道：“这正是我们两个月来一直盼望收到的报告。”

几个小时后，弗莱彻收到一架列克星敦侦察机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敌军的位置：“琼呼叫航母。敌军船只在图拉吉港集结。”（航母舰载机在空中飞行时使用女性名字。）这是F-17首次发现日军。弗莱彻决定发起攻击。

夜幕掩护下，埃利奥特·巴克马斯特上尉调转强大的约克城号战列舰，向北飞往瓜达尔卡纳尔岛。九台锅炉启动，准备连夜疾驰。第二天清晨，约克城号将抵达图拉吉岛附近，进入交战范围。机组人员就寝前，听取了第二天作战目标的简报。目标位置、飞行速度和航线都已详细说明，弹药也已分配完毕。随后，他们便进入睡眠状态，准备迎接黎明的战斗。飞行员们将面临连续三次攻击，这将是忙碌的一天。

5月4日黎明前，约克城号的甲板人员在飞行甲板上轰鸣着启动飞机引擎，准备起飞。机组人员还在吃早餐或在准备室穿戴飞行装备，对攻击计划进行最后的检查。他们计划在约克城号距离图拉吉岛120英里时起飞，向正北方向飞行，穿过夜色，飞越瓜达尔卡纳尔岛高耸翠绿的山峰，然后下降到图拉吉岛。飞行甲板上，天气阴沉，狂风呼啸，风速高达每小时35英里。等到飞机抵达瓜达尔卡纳尔岛时，它们将在雾雨中飞行。

在图拉吉，岛海军上将的部下正在水上飞机基地紧锣密鼓地工作。他们已经架设了四门高射炮和相当数量的机枪。六架水上飞机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上下起伏，随时准备起飞。如果有瞭望员，他们显然也没有认真履行职责。没有人预料到会遭到袭击。

早上七点前，弗莱彻将“约克城”号航母转向迎风，准备起飞。整装待发的飞机密密麻麻地排列在飞行甲板的末端，机头对机尾，机翼对机翼。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燃油和废气的刺鼻气味令人作呕。在阵风强劲的气流中起飞绝非易事。飞行甲板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舰桥上的空军指挥官。红旗升起。第一批飞机滑行到各自的起飞位置。每个人都在等待白旗，气氛紧张起来。白旗终于升起。着陆官站在航线一侧，迅速挥动指挥棒，领航员猛地加大油门。刹车解除，一团轰鸣刺耳的金属巨兽呼啸着冲下甲板。甲板上的船员

们纷纷蹲下身子，用手遮住眼睛。清晨的空气凉爽，弥漫着橡胶燃烧的气味和燃油烧焦的刺鼻气味。他们再次抬头望去，只见飞机尾轮抬起，缓缓升空。飞机直线飞行了几百米，才安全越过失速速度。随后，飞机转向一侧，为下一架飞机的起飞腾出空间。

首先出动的是六架F4F“野猫”战斗机组成的空中巡逻队，它们的任务是保护航母免受敌机攻击。紧随其后的是由泰勒中校指挥的12架道格拉斯TBD鱼雷轰炸机；之后是由伯奇中校指挥的13架SBD“无畏”俯冲轰炸机；最后是由肖特中尉指挥的15架SBD。每架SBD都携带一枚1000磅炸弹，而每架道格拉斯TBD则在机身下方挂载了一枚巨大的21英寸、2000磅重的鱼雷。约克城号航空大队指挥官奥斯卡·佩德森中校留在航母上指挥攻击。在珊瑚海海战中，战斗机是唯一一次全部留在后方保护航母。

飞机起飞前往图拉吉时，伯奇的侦察轰炸机走在最前面。航母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的天气预报显示天气恶劣。飞行员们预计会遭遇积雨云和层积云的颠簸，伴随着暴雨和阵风。他们飞越了瓜达尔卡纳尔山脉海拔6000英尺的山峰。当飞机飞越该岛时，伯奇看到一艘他认为是驱逐舰的舰艇正从图拉吉快速驶离。他们没有时间追击，而且当天再也没有看到那艘舰艇。伯奇的飞机随即分成两队，呼啸着俯冲向图拉吉港。他们以70度角俯冲，目标是伯奇认为的一艘轻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事实上，图拉吉并没有轻巡洋舰——最大的舰艇是一艘运输舰。）在2500英尺的高度，飞行员们解开了炸弹挂架，拉升脱离俯冲。舰船周围激起巨大的白色浪花。其中几处距离目标非常近，据报告称“四处确定命中，一处可能命中”。看来今天一切顺利。

泰勒的鱼雷轰炸机紧随伯奇的飞机之后。伯奇在准备攻击时，向泰勒喊道：“你负责低空攻击，我们负责高空攻击。”泰勒命令三名飞行员攻击一艘运输船，其余七名飞行员则攻击那艘所谓的轻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轰炸机俯冲到50英尺（约15米）的高度，投下鱼雷，鱼雷的入射深度设定为10英尺（约3米）。但是，当泰勒的飞行员在低空潮湿的空气中俯冲时，他们的望远镜瞄准镜开始起雾。有时，飞行员只能盲目地朝着他们认为看到目标的方向飞行。布雷舰和驱逐舰拼命逃离港口，这使得他们的任务更加艰难。

对运输船的攻击失败了，两枚鱼雷落到沙滩上爆炸。参与攻击“轻巡洋舰”和驱逐舰的七架飞机投掷了六枚鱼雷，声称命中三枚。（一名飞行员忘记启动鱼雷释放装置，带着留在机上的鱼雷返回了航母。）泰勒的飞行员声称击沉了扫雷舰“多摩丸”号和另一艘扫雷舰，并亲眼目睹了两艘驱逐舰和“轻巡洋舰”搁浅。但这些数字后来被证明是严重夸大。

最后，在第一波攻击中，肖特中尉率领着他的15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登场。他将飞机分成三组，分别分配目标。第一组的目标是那艘已经遭受过两次攻击的运输船。五架飞机飞过，每架都投下了1000磅的炸弹，但没有一枚命中——最近的一枚炸弹距离船体也只

有30英尺。这组飞机对一架试图起飞的水上飞机的攻击效果更好。攻击开始时，飞行员还在陆地上。他跑到海里，跳入水中，游向他的飞机。发动机启动，飞机开始滑行。就在飞机升空的瞬间，五架轰炸机俯冲下来扫射目标。飞行员被击中，失去控制，飞机机头朝下坠入水中。对于未能攻击更重要目标的“约克城”号飞行员来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奖励。

第一次攻击结束了。伯奇、泰勒和肖特调转机头，返回约克城号。10点01分，第一批飞机降落在飞行甲板上。军械员们冲上前去，为第二次攻击做准备。

不到一个小时，攻击机再次起飞。肖特和他的轰炸机率先出动，紧随其后的是泰勒的鱼雷轰炸机和伯奇的侦察机。伯奇被派往图拉吉岛的西部和西北部，搜寻逃窜的船只。他的飞行员很快发现了他们报告的“三艘炮艇”，正向东北偏东方向移动，经过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北端。伯奇将这一消息用无线电报告给了泰勒。随后，他将自己的飞行队分成五架、五架和四架飞机的小组，并为每个小组分配了一艘炮艇。上午11点45分，飞机从9000英尺的高空呼啸而下，以70度角俯冲。在2500英尺的高度，飞机投下了炸弹。这一次，日军的准备更加充分。他们的船只不断进行规避动作，同时还进行了猛烈的防空炮火攻击。但在空中，迎接约克城号飞行员的只有一架孤零零的日本水上飞机。面对十四组火炮，它毫无胜算，很快就坠入大海。

约克城号的飞行员对日军舰艇的打击效果不佳。尽管他们声称击沉了两艘舰艇并使其搁浅，但战后约克城号的作战报告却冷静地记录了此次攻击，称其为“两次确定命中和一次可能命中”。轰炸之后，伯奇的飞机扫射了他们所谓的“登陆艇”，并声称击沉了“数艘”并击伤了其他一些。他们的两枚炸弹未能爆炸，反而帮助日军逃脱。这些微弱的战果是以两架飞机被防空炮火击伤为代价的。不过，这两架飞机都安全返回了航母。

紧随伯奇之后的是肖特，他驾驶着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发现三艘“炮艇”后，肖特也将他的编队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攻击了队伍末尾的那艘船，飞行员们误以为那是一艘驱逐舰。五架飞机飞过，五枚炸弹落下，其中一枚据称命中目标，该船被炸得“支离破碎”。接下来的五架飞机攻击了队伍中的第二艘船，也报告说它被彻底摧毁。最后四架飞机攻击了领头的那艘船，该船在炸弹落下时不断左右摇摆躲避。这艘船的快速转弯让飞行员们措手不及，他们投下的三枚炸弹最接近目标的一次也只是近距离命中。第四枚炸弹由于低云遮蔽了飞行员的视线而未能投下。尽管未能命中目标令人沮丧，但飞行员们还是感到欣慰，因为他们看到这艘船的速度降至10节。（它很可能是因为近失弹而遭受了水下损伤。）

直到13点15分，泰勒的慢速鱼雷机才抵达现场。如果之前的所有损伤报告属实，泰勒恐怕找不到什么可以攻击的目标。但他的飞行员在10000码外发现了一艘他们认为是巡洋舰的物体。泰勒的鱼雷机刚开始从右舷迎击这艘船，它就将航速从10节提高到25节。然后它

转向右舷，使船首而非船舷正对来袭的飞机。在2000-3000码处，飞机发射了鱼雷，但舰长娴熟地操纵着这艘“巡洋舰”，鱼雷从船的两侧掠过，消失在茫茫大海中。

攻击进行期间，一架水上飞机从图拉吉岛飞来。泰勒的飞行员立即对其进行攻击，并将其追击至新建的水上飞机基地，最终安全降落。泰勒的飞机接近图拉吉岛时，遭到陆基防空炮火的扫射——这证明新基地已全面投入使用。由于未能对海上的敌舰造成任何损伤，泰勒的飞行员只对港口内的小船进行了扫射，便返回了约克镇。

弗莱彻对前两次攻击的结果非常不满意，尤其担心那些在图拉吉岛上空骚扰他飞机的水上飞机。下午1点40分，他命令四架战斗机升空，任务是摧毁这些烦人的日本飞机。飞行员分别是威廉·伦纳德中尉、埃德加·巴塞特少尉、斯科特·麦卡斯基中尉和约翰·亚当斯少尉。当他们沿着佛罗里达岛海岸线飞行时，飞行员们遇到了三架三菱F1M2水上飞机。尽管这些日本飞机在试图躲避“野猫”战斗机的0.50口径机枪时展现出了出乎意料的灵活性，但其中两架三菱飞机还是迅速坠入下方的海面，伴随着滚滚浓烟和熊熊烈焰。

麦卡斯基和亚当斯即将经历他们永生难忘的一天。由于找不到任何水上飞机，两名飞行员继续沿着佛罗里达岛飞行，直到他们瞥见了一艘扫雷舰——“玉丸”号。孤零零的“玉丸”号成了完美的靶子。在“玉丸”号反应过来之前，两架“野猫”战斗机就以近距离扫射将其从船头到船尾彻底摧毁。由于舰体严重受损，船长所能做的只是将船驶向岛上最近的海滩，使其搁浅。两天后，“玉丸”号沉没了。

在混乱的攻击中，麦卡斯基和亚当斯迷失了方向，但他们看到一架似乎正飞往航母的鱼雷机，便开始跟随它。过了一会儿，由于油箱即将耗尽，两人意识到他们的向导走错了方向。眼看无法抵达航母，麦卡斯基用无线电通知他们，他们将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迫降。两名飞行员在浅水中安全着陆，涉水上岸。麦卡斯基后来告诉记者斯坦利·约翰斯顿，迎接他们的是“一群只穿着丁字裤、手持石斧和用人腿骨制成的刀的土著人”。但土著人很友好，夜幕降临后，麦卡斯基和亚当斯用手语请求他们帮忙生火。他们钦佩地看着土著人在一块软木的凹陷处摩擦一根细木棍。第一缕火星被装满引火物的椰子壳点燃，很快，沙滩上燃起了熊熊大火。两名飞行员用一块布遮挡火焰，向漆黑的海面发出求救信号。

驱逐舰哈曼号抵达岛屿附近时，暴雨倾盆，什么也看不见。但她坚持搜寻，最终一名瞭望员在海滩上发现了白色的东西。仔细查看后发现，沙滩上铺着一个降落伞，水里有两架飞机。一艘救生艇和五名队员在少尉罗伯特·恩赖特的带领下下水。救生艇到达距离海岸150码处时，汹涌的海浪和陡峭的海滩使其无法继续前进。麦卡斯基和亚当斯试图从飞机上划着救生筏离开，但海浪将他们又冲回了沙滩。舵手G·W·卡普跳入海中，带着绳索游向岸边，而恩赖特则向飞机开火，试图摧毁它们及其重要的秘密设备。随后，在岸上的麦卡斯

基用绳索把自己绑起来，试图靠近飞机协助摧毁它们。绳索缠住了他，当他挣脱绳索时，已经精疲力竭地倒在了沙滩上。

与此同时，由于水深无法抛锚，小艇只能靠发动机维持位置。这时，一根被丢弃的缆绳缠住了螺旋桨。没有发动机也没有锚，小艇随时可能被撞得粉碎。水手长杰森（AS Jason）立即上前砍断缆绳。解开缆绳后，杰森抓住同一根缆绳游到岸边，将搁浅的麦卡斯基（McCuskey）拉了回来。（亚当斯（Adams）也被救起，但麦卡斯基和哈曼号（Hammann）的描述都没有提及获救过程。）

下午3点30分，图拉吉船只再次遭到袭击。12架侦察轰炸机抵达现场，发现一艘货船。飞行员从9000英尺高空俯冲而下，在下降到2500英尺投弹时，遭到敌方轻柔且不精准的防空火力攻击。他们声称命中一枚炸弹，另有几枚炸弹擦边而过。随后，飞机继续扫射港口内的小型船只，并宣布数艘船只被机枪击沉。

当天最后一次攻击来自肖特中尉的九架轰炸机，时间是15:45。他们飞越瓜达尔卡纳尔岛后，发现一艘疑似巡洋舰停泊在那里，但飞机一出现，它就立即起航。再往前，他们发现一艘搁浅的炮艇和一艘正在逃窜的驱逐舰，驱逐舰身后拖着一片油污。最终，他们找到了目标：那艘“巡洋舰”。九架飞机全部向这艘快速迂回航行的舰艇俯冲而下，每架飞机都投下一枚炸弹。其中两枚炸弹险些击中目标，其余炸弹则落在距离舰艇50码（约45米）的地方。

尽管弗莱彻已向图拉吉岛投入了大量空中力量，但他确信敌机仍在岛上活动。下午五点，他决定做最后一次尝试，命令巡洋舰“阿斯托利亚”号和“切斯特”号投入战斗。然而，他随后改变了主意，取消了命令。他当时或许并未意识到，这个决定是多么明智。在图拉吉岛，这两艘巡洋舰正好处于后藤洋央纪的侦察机的射程之内。如果日军追踪这两艘巡洋舰，他们很快就能发现“约克城”号的位置。

如同所有复杂的战斗一样，重复计数和一厢情愿的想法导致最初的命中统计数据远远高于实际结果。最终统计结果为：一艘驱逐舰——菊月号——被击沉，另有三艘扫雷舰被击沉。四艘舰艇受损。令弗莱彻十分头疼的水上飞机中，有四架坠入大海。TF-17的损失较小，仅损失了两架野猫战斗机和一架俯冲轰炸机。约克城号航母上尽职尽责的救援队救回了所有被击落的飞行员。

尼米兹对图拉吉岛入侵被挫败感到欣慰，但对空军人员的低效感到失望。他们消耗了22枚鱼雷、76枚1000磅炸弹、12750发0.50英寸炮弹和70095发0.30英寸炮弹。尼米兹说，这表明“战时熟练程度会下降”。他还补充说，需要进行更多训练。弗莱彻也不满意。三次攻击后只有一艘大型舰艇被击沉，他说，结果“极其不尽人意”。珊瑚海海战的开局并不理想。

7.敌人已退却

图拉吉号遇袭后，弗莱彻率领舰队南下，于5月5日与列克星敦号会合。然而，接下来的两天却令人沮丧，所有搜寻敌舰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除了侦察机在航母附近海域进行搜索外，来自澳大利亚莫尔兹比港和汤斯维尔的远程轰炸机也对北部海域进行了搜索，远至拉包尔。但恶劣的天气状况阻碍了他们的行动。正如谢尔曼后来回忆的那样，所获得的情报毫无用处：“运输舰、拖船或驱逐舰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战列舰或航母。”

与此同时，在图拉吉岛遇袭时身处北方、无法介入的高木也赶到了现场。他只瞥了一眼半沉在浅水中的残骸，便已明白了形势。他取消了图拉吉岛作战计划，命令那些仍能作战的舰船前往莫尔斯比岛参战。然而，高木还有更重要的目标。他要做的就是找到它们。

如果弗莱彻想要活过接下来的几天，就必须全神贯注。TF-17的存在已不再是秘密。“图拉吉”号的存在足以证明美国航母出现在珊瑚海。5月5日黎明时分，“约克城”号上的官兵们神经紧绷，瞭望员和侦察机开始护卫这艘高速航行的航母。这种紧张气氛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有人报告发现了潜艇，尽管最终并未找到。也许，那只不过是一位紧张的飞行员的臆想罢了。

5月5日上午8点15分左右，弗莱彻、菲奇和克雷斯抵达了位于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南300多英里的会合点。弗莱彻的部队将在那里待到天黑之后，以免暴露他计划转向西北方向和莫尔斯比群岛的意图。

那天天气完美。零星的积云在四级东南信风的吹拂下飞速掠过头顶，带来舒适的温度。四面八方，蔚蓝的大海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偶尔飘过的云朵投下斑驳的阴影。战后看似平静的景象，以及不见敌人踪影的景象，让一些水兵误以为任务已经完成。下一站，夏威夷。

5月5日至6日期间唯一一次惊心动魄的时刻，是川西水上飞机的出现。约克城战斗机指挥官吉米·弗拉特利通过无线电报告了他的发现。沃尔特·哈斯中尉率领四架野猫战斗机，发现这架侦察机正以770英尺的高度平稳巡航。文森特·麦科马克中尉、阿瑟·布拉斯菲尔德中尉、沃尔特·哈斯中尉和爱德华·马特森中尉迅速包围了这架飞机。不到一分钟，麦科马克、哈斯和布拉斯菲尔德就将其变成了一架燃烧失控的残骸。当时也在空中的诺埃尔·盖勒中尉

并不知道这场空战，却意外地与即将坠毁的川西水上飞机相遇。他正穿过一片云层，突然，这架巨大的燃烧的水上飞机坠入海中，与他的野猫战斗机机头擦肩而过，仅差几米之遥。

但总的来说，5月5日是“列克星敦”号从油轮“尼奥肖”号上补充燃料的日子，这艘油轮不久后将在历史性的战役中发挥关键作用。油轮是特遣部队与外界联系的纽带，负责运送邮件、燃料和其他补给品。对于记者斯坦利·约翰斯顿来说，“尼奥肖”号的到来尤为重要。和“列克星敦”号上的其他人一样，他热切期盼着家信，但他是船上唯一一个工作取决于他寄回的信件的人。每次油轮离开，都会带走他珍贵的关于“列克星敦”号的文章，这些文章经常出现在家乡的报刊上。那天，当他把一捆文件递给“尼奥肖”号时，他并不知道这将是他的最后一篇署名“列克星敦”号的报道。

尽管弗莱彻指挥着珊瑚海的海军部队，但澳大利亚本土的陆基B-17轰炸机却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指挥。5月6日，他的轰炸机多次袭击莫尔斯比岛登陆部队，但没有击中任何一艘舰船。

前一天天气温暖宜人，但五月六日却迎来了酷热难耐的烈日。烈日炙烤着童子军们，他们回到车上时，脖子和脸颊都被严重晒伤。摘下护目镜后，他们脸上的惨白与被灼伤的皮肤形成鲜明对比，显得格外狰狞可怖。

当天清晨，敌对双方舰队已逐渐接近。高木率领两艘航母沿所罗门群岛东侧航行，进入珊瑚海，随后正沿群岛西侧北上。7点30分，就在即将抵达新乔治亚岛时，高木突然转向南行。根据双方舰队的速度，高木很有可能在当天早些时候与弗莱彻的航线相遇。弗莱彻当时正向西北方向航行，准备拦截莫尔斯比岛的入侵舰队。傍晚时分，两支舰队相距70英里，但彼此均未发现对方。不久之后，高木再次转向北行，进行补给。

双方都在搜寻对方，都希望在世界首次航母对航母战斗中率先发起攻击。按照日本的惯例，高木将军依靠陆基远程水上飞机进行侦察，而不是依靠航母上的侦察机。5月6日，这一策略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当时，一架驻扎在拉包尔的水上飞机发现了弗莱彻，并将他的位置报告给了拉包尔基地。直到第二天，高木将军才得知这一发现。

5月6日对弗莱彻来说是令人沮丧的一天。布里斯班和珍珠港不断传来关于珊瑚海敌舰最新动向的报告。他和他的情报人员仔细研究了这些相互矛盾的报告，但弗莱彻越想越觉得，莫尔斯比岛的入侵部队正从新几内亚岛东端南下，驶向乔马德海峡。这条海峡是路易斯亚德群岛唯一一条宽阔的航道，而该群岛其他船只都密不透风。莫尔斯比岛的部队一旦进入海峡，就很难对其发起攻击。另一方面，通往莫尔斯比岛的船只只有一条出口。克雷斯号肯定会在那里严阵以待，迎接后藤少将的到来。

弗莱彻知道战斗即将到来，为了做好准备，他将三支部队整合在一起，把菲奇和克雷斯完全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他还决定，一旦战斗临近，鉴于菲奇在航母作战方面的经验更为丰富，就由菲奇接管战术指挥权。奇怪的是，弗莱彻竟然忘记把这个决定告诉菲奇。菲奇直到第二天战斗开始前才得知此事。

黄昏时分，弗莱彻的部队补给完毕，准备迎战。他派遣油轮“尼奥肖”号及其驱逐舰“西姆斯”号远赴南方，远离任何可能的战区——至少弗莱彻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当晚，TF-17航母上的飞行员们听取了最后一次简报，然后分成小组热烈讨论，展望即将到来的战斗。十点钟左右，他们都就寝了。列克星敦号上的约翰斯顿注意到，“没有丝毫紧张，也没有明显的焦虑”。

夜幕降临，日美两国的航母在黑暗中继续航行，莫尔斯比港舰队则等待着次日通过若马德山口。当天早些时候，驻菲美军全部投降，这更加凸显了日本看似不可阻挡的军事力量。然而，这次投降也标志着日本实力的巅峰。弗莱彻的任务是阻止这台此前所向披靡的军事机器。

那天深夜，约翰斯顿登上了舰桥——他的记者身份赋予了他随时登上舰桥的特权——他惊叹于这艘巨轮在月光下的夜空中以25节的速度蜿蜒穿行。黑暗中，银河在头顶闪烁。在漆黑的海面上，隐约可见巨轮的轮廓。不时有灯光信号在船只间闪烁。空气中弥漫着兴奋的期待。

8.高木的重大失误

夜间，两支航母编队继续拉开距离。5月7日黎明时分，“弗莱彻”号已位于德博因群岛东南310英里处，完全进入了莫尔斯比岛登陆部队的打击范围。而“高木”号则在夜间调转船头，向南航行。它越往南走，距离美军就越远——除了“尼奥肖”号和“西姆斯”号。这两艘非战斗舰艇正好挡在它的航线上。与此同时，克雷斯的舰队正埋伏在乔马德海峡西侧，伺机对登陆部队发起攻击。珊瑚海的舞台在那一天将上演三场独立且混乱的战斗。其中最重要的两支舰队——“高木”号和“弗莱彻”号——都将误击一些对珊瑚海战役的重大问题无关紧要的次要目标。

5月7日早上6点，高木接受了原少将的建议，向其打击舰队的南方进行侦察。他当天的计划是（以一个异常远的距离）掩护远在北方的入侵部队，但他的12架97式飞机很快就发现了一些分散他注意力的东西。7点36分，他的飞行员报告发现了一艘航母和一艘巡洋舰。事实上，他们发现的是“尼奥肖”号和“西姆斯”号，这两艘舰艇当时应该都在战区之外。原少将误以为发现了美军主力航母，于是派出18架零式战斗机、33架99式俯冲轰炸机和24架鱼雷机，准备发动全面攻击。

尽管驱逐舰“西姆斯”号当时被认为已安全撤离战区，但舰上的船员们却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做好了战斗准备。在连续数周用海水淋浴后，他们被告知当天要用淡水淋浴并换上干净的衣服——干净的身体和衣服可以降低伤口感染的风险。三级消防兵比尔·卢回忆说，这一命令让船员们“吓得魂飞魄散”。他们的恐惧并非没有道理。“西姆斯”号上的192名官兵中，只有15人最终在即将到来的灾难中幸存下来。

“西姆斯”号的高级士官罗伯特·迪肯上午9点30分正在士官长室里，这时一名水兵冲进来报告说一枚炸弹刚刚落在船边。迪肯立即拉响战斗警报，冲上甲板，此时值班炮已经开火。他还没赶到舰桥，“西姆斯”号的八门火炮全部开火。由于距离战区很远，水兵们以为是友军误伤，但头顶上的飞机没有回应他们的确认请求。

“西姆斯”号的超高温锅炉响应威尔福德·海曼舰长的加速命令。为了躲避落下的炮弹，这艘军舰在海面上跃动。“西姆斯”号加速到35节的最高航速，在附近的“尼奥肖”号两侧来回穿梭。“尼奥肖”号正拼命驱赶来袭的飞机。此时，两艘军舰的火力全开。起初炮弹未能爆炸，

但炮手们迅速调整引信，很快，来袭的飞机群中便出现了阵阵火光。谨慎的飞行员们保持着距离，他们的轰炸未能伤及任何一艘军舰。一枚炮弹险些击中“西姆斯”号的左舷。唯一的伤亡是一名炮手，肩部受伤，但经过初步治疗后，他又回到了岗位。大约10到15分钟后，飞机撤离了。

一小时后，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宣告了日军的回归。第一波攻击大约有十架飞机。其中三架脱离编队，直奔“尼奥肖”号而去。这些双引擎轰炸机（其余的是单引擎飞机）呼啸着俯冲向这艘军舰，每架都投下一枚炸弹。约翰·菲利普斯舰长迅速将“尼奥肖”号的舵打向右舷，炸弹无害地落入海中。菲利普斯曾在一战期间短暂服役于海军，是珍珠港事件的英雄。在12月7日的袭击中，他和他的船员冒着炮火和子弹将油轮驶离港口——他是极少数以这种方式拯救自己军舰的舰长之一。如今，他已荣获海军十字勋章，他的勇气和魄力将再次受到考验。

就在这时，翔鹤号上的日本侦察兵意识到他们把尼奥肖号和西姆斯号分别识别为航母和巡洋舰是错误的。他们用无线电把真相报告给了高木。这消息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他白白浪费了时间、燃料和弹药在两个无关紧要的目标上，而美军航母却还在那里，尚未被发现。但他并没有放弃。

中午时分，日军再次来袭，由翔鹤航空队的少佐高桥角一率领。新翔号的船员估计来袭飞机约有24架俯冲轰炸机。他们奋力用防空炮还击，有效地将日军飞机与舰艇拉开距离。在舰首炮位，两名飞行员阵亡——其中一人被斩首——其余飞行员则继续战斗。正如菲利普斯上尉在他的战斗报告中所说，“如果飞行员想把炸弹带回家，谁也拦不住他”。随着战斗愈演愈烈，日军飞机越飞越低。其中四架飞机无视三英寸防空炮的猛烈炮火，俯冲到距离新翔号桅杆仅几百英尺的地方。三架飞机被击落，其中一架在坠入大海前，为了自杀式攻击，将燃烧的汽油洒在甲板上。另外四架飞机伤势过重，无法返回航母。空战正酣之际，菲利普斯舰长巧妙地操纵着战舰左右摇摆，躲避着一枚又一枚炸弹。但即便如此，菲利普斯和他的炮手们也无法逃脱24架敌机的攻击。三枚炸弹在舰桥附近炸毁了战舰。舰尾的两枚炸弹至少炸毁了两台锅炉。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完全可以理解。头顶上24架飞机呼啸而过，甲板上高射炮轰鸣作响，弹壳噼里啪啦地落在甲板上，命令的喊声此起彼伏。而军舰本身也正在变成一座燃烧着、浓烟滚滚的残骸。因此，当菲利普斯船长下令“准备弃船，待命”时，许多船员却听成了“弃船”。所有七艘完好的救生筏都被扔进了海里，许多官兵也纷纷跳入大海。

这是船长的噩梦：船员惊慌失措。袭击开始半小时后，菲利普斯下令放下两艘救生艇，营救落水人员并拖回救生筏。事实上，落水人数众多，救生艇根本无法应对。它们返回时，

救生筏不见了，但船上却挤满了人。许多人身负重伤。许多人被汹涌的海浪卷离船只很远——下午风力增强至5-6级。即使借助驾驶台上的望远镜，也很难找到落水人员和救生筏。救援人员一直努力到夜幕降临，才找到并救回了惊慌失措的落水人员。

一天结束时，船上的点名揭示了一幅惨状。袭击发生前，船上有21名军官和267名水兵。而一天结束时，只剩下16名军官和94名水兵。已知死亡人数为20人，另有4名军官和154名水兵因擅自弃船而失踪。

此时，“西姆斯”号也遭到了攻击。第一枚炸弹于12点15分击中了她，落在了后部鱼雷发射管附近，随后在机舱内爆炸。爆炸震弯了甲板，并炸断了雷达天线，使其横卧在甲板上。又有两枚炸弹落在了船上，但似乎都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然而，这些损伤足以引发严重的火灾，舰体开始以惊人的速度进水。海曼舰长意识到“西姆斯”号坚持不了多久了。他命令机舱里未受伤的人员放下救生艇。高级士官迪肯是第一批接管这场迅速恶化局势的人员之一。他跳入水中，游到救生艇旁，抓住漂流艇的舵柄，开始指挥从海中救起人员。

正如“西姆斯”号所列，1号炮的炮组人员坚守岗位，炮身油漆在猛烈的炮火下燃烧殆尽，而炮台却不断下沉。人们竭力挽救这艘船，或者至少延缓它的沉没。身负重伤的轮机长正试图发射前部鱼雷以减轻船体重量。一名名叫蒙奇的水手正忙着将一枚深水炸弹固定在甲板上，以防止它滚落到救生艇上。指挥着这一切危险行动的是舰桥上的船长。“西姆斯”号是海曼的第一艘船。他的战争生涯始于1941年10月，当时这艘船在大西洋执行护航任务，他曾多次成功躲避潜艇的追击。然而，躲避敌方大规模的飞机攻击却是另一回事。

海曼叫迪肯回到船上帮忙注水灭火。迪肯试图重新登船时，船尾开始下沉。救生艇及时驶离，躲过了锅炉的猛烈爆炸。船断成两截，沉入海底，船长仍在驾驶台上。船上共有192名船员，救生艇上只有15人。迪肯回忆说，还有大约20人在救生筏上。他们很可能已经遇难，因为救生艇抵达仍然漂浮的尼奥肖号后，菲利普斯船长报告说船上只有15名来自西姆斯号的船员。

比尔·卢是迪肯救起的几个人之一。他的救生衣被偷了，于是他跳入海中，游离了船只。迪肯找到他时，他正试图溺水自尽。就在卢即将再次沉入水底时，有人喊道：“比尔，坚持住，坚持住！我来救你！”卢游向那名水手，紧紧抓住他的救生衣，直到迪肯将他们二人从海浪中拉了出来。

那天早上，哈拉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资源去攻击两艘对他的航母构不成威胁的舰船。这样做，他让弗莱彻得以几乎不受惩罚地攻击入侵部队。他下午3点派出的27艘侦察舰向西搜索TF-17，却一无所获。哈拉的战斗开局不利。

9.刮掉一个平顶

高木误将驱逐舰和油轮当成了航母编队。现在，弗莱彻又要将入侵部队误认为航母打击部队了。

5月7日黎明时分，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上的近5000名官兵已经醒来一个多小时了。他们知道航母已进入敌舰的射程，战斗即将爆发。第17特遣舰队已准备好128架飞机：36架战斗机、70架俯冲轰炸机和22架鱼雷轰炸机。但是，行踪诡秘的敌人究竟在哪里？他们能否在日军发现他们之前找到日军？

侦察任务在两艘航母之间轮流进行，以确保总有一艘航母配备满载飞机，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攻击。那天轮到“约克城”号执行任务。早上6点刚过，10架道格拉斯SBD俯冲轰炸机从“约克城”号甲板上起飞，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向北方搜寻敌军。闲置的飞行甲板上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战斗机和轰炸机严阵以待，准备起飞。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过了7点。此时侦察机应该已经到达最大侦察距离，但仍然没有发现敌军的消息。

约克城号侦察机起飞后，柯蒂斯号巡洋舰放飞了一些海鸥侦察机。这些飞机在空域内游荡，不断在航母雷达屏幕上出现又消失，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不得不派出战斗机去辨别哪些是侦察机，哪些是敌机。列克星敦号的战斗机指挥官弗兰克·吉尔中尉在战后报告中对此大加抱怨，他写道：“我们无疑漏掉了1-2架日本跟踪机，并且浪费了太多无线电静默和汽油。今后，除非这些巡逻机的战术组织更加完善，并且配备了敌我识别系统（IFF，即敌我识别无线电系统），否则绝不应该再使用它们。”

7点30分，紧张的气氛被打破，一架川西侦察机被“列克星敦”号航母上的战斗机飞行员发现。一股警觉的气氛笼罩着这艘巨大的航母：日军现在掌握了TF-17特遣舰队的位置，而美军仍然没有找到敌军。不过，至少在甲板上等待的船员们目睹了川西号的坠落，也算是得到了某种满足。它从三英里外开始旋转坠落，身后拖着浓烟，直到撞击海面时化作一团火球。其他不明飞机（身份不明的飞机）不断出现，尾随美军舰队。由于部分巡逻机穿过了厚厚的黑云，因此没有一架飞机被完全识别。

就在航母抵挡敌方舰艇的攻击时，开始陆续传来发现日军舰船的报告。7点35分，一架约克城SBD俯冲轰炸机报告称，在路易西亚德群岛的米西马岛东北方向发现了两艘重巡洋舰

——这恰好位于弗莱彻推测的莫尔斯比登陆部队的航线上。随后，8点15分，SBD飞行员约翰·尼尔森报告称发现了两艘航母和四艘重巡洋舰。然而，尼尔森的判断有误。他看到的是轻型航母“祥凤”号，以及后藤洋央纪的巡洋舰“衣笠”号和“古鹰”号，它们正在掩护莫尔斯比登陆部队。根据尼尔森的报告（他后来更正了这份报告），弗莱彻认为他已经发现了日军的主力攻击舰队。是时候发起攻击了。

在起飞前的最后准备工作进行中，上午9点又出现了一个不明目标，三架飞机随即展开攻击，分别从不同角度接近。然而，它轻易地隐藏在高耸的蓬松白云之中。航母上的雷达屏幕上追踪着这个不明目标的撤离。在距离目标45英里处，它的踪迹消失得无影无踪，美国战斗机甚至来不及开火。吉尔中尉形容这次追逐“令人心碎”。不过，这个不明目标只是当天跟踪弗莱彻舰队的众多川西式战斗机和舰载机之一。

随着起飞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飞行员们早已准备就绪，迫不及待地想要起飞。随后，他们收到了日军舰队的坐标。（实际上，这些坐标是错误的。）飞行员们将它们记录在航图上。航母舰长们为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选定了航线和航速，飞行员们也仔细地记录了这些信息——这是确保他们安全返回航母的关键信息。之后，飞行员们进行了最后的航线计算，并在准备室里最后一次查看了天气预报板。天气预报显示，他们将在晴朗、适宜飞行的天气条件下与敌机遭遇。二十分钟的简报结束后，焦急的飞行员们终于迎来了起飞时间。

9点15分，菲奇（此时已是战术指挥官）下达了最后的攻击命令，当时航母距离日军舰队还有210英里。列克星敦号航母上的飞机率先升空，起飞时间从9点25分开始。首先出动的是四架野猫战斗机组成的战斗空中巡逻队。随后是28架侦察轰炸机和12架鱼雷轰炸机组成的攻击群，以及四架战斗机护航。

约克城号航母大约在10点15分开始起飞。随后，又有25架轰炸机和10架鱼雷轰炸机升空，8架战斗机为其护航。航母周围的护航舰艇进入战斗状态。

攻击机进入巡航飞行状态后，编队分成四层。15000英尺以上是四架战斗机，它们警惕地监视着来袭的敌机。下方是15000英尺的俯冲轰炸机，再往下是12000英尺的侦察轰炸机。更低一层是鱼雷轰炸机，四架战斗机伴随其飞行。

飞机飞越塔古拉岛和罗塞尔岛之间时，大约已经到达目标的一半路程。机组人员向左下方望去，可以看到响尾蛇山3527英尺高的山峰，它从波光粼粼的碧绿珊瑚礁中拔地而起。一些飞行员甚至能辨认出沙滩上翻滚的乳白色浪花。天空万里无云，能见度极佳——如此完美，以至于韦尔登·汉密尔顿中校毫不费力地就发现了日本舰艇的尾迹。它们就像“蓝色大海上的几根白发”，但这足以指引他找到敌人。然后，飞行员们翘首以盼的呼叫响了起来。“我看到一艘破烂的平顶飞机！”汉密尔顿对着麦克风喊道。

当攻击机向北方的日本舰艇进发时，早晨的侦察机开始返回航母。列克星敦号航母正穿越暴雨区，很快便陷入困境，吉尔试图理清航母上空侦察机和战斗巡逻机交错的混乱局面。

迪克森的侦察轰炸机率先对日本航母——“祥凤”号——发起攻击，但飞行员们当时并不知道。他的飞行队运气不错。直到他们从12000英尺高空开始俯冲，日本战斗机才追上来。迪克森的飞行员们知道，如果日本战斗机跟进俯冲，就无法减速攻击。因此，随着飞机在下降过程中速度加快，他们放下襟翼，收起起落架。SBD俯冲轰炸机的速度降至250英里/小时，而速度极快的零式战斗机则以难以控制的400英里/小时的速度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根本无法进行精确射击。

摆脱了敌方战斗机的猛烈攻击，迪克森的侦察轰炸机集中火力瞄准下方迅速逼近的目标：一艘庞大而诱人的航母，正顺风航行。意识到空中威胁后，舰长伊泽石之助将“祥凤”号转向迎风，以便放飞他的飞机——迪克森可以看到飞机整齐地排列在甲板上，甚至还能辨认出一架飞机正通过升降机升空。但“祥凤”号距离发起攻击只有40秒——迪克森的轰炸机需要40秒才能到达1000英尺的投弹高度。

那景象非同寻常：一排近乎垂直的SBD俯冲轰炸机与失控的零式战斗机交错飞行，朝着航母疾驰而去。迪克森驾驶的飞机呼啸着冲向祥凤号，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瞄准镜，而他的后座机枪手则持续向追击的零式战斗机猛烈射击。在1000英尺的高度，侦察轰炸机投下炸弹，然后拉升撤离。

迪克森和他的部下报告说，他们投下的炸弹击中了“祥凤”号两处。（“一枚在舰尾，距舷梯约50英尺处；另一枚在飞行甲板中央，舰尾约三分之二处。”）他说，他自己投下的炸弹击中了飞行甲板的中部。少尉罗伯特·史密斯声称，他投下的一枚炸弹正中右舷防空炮台，将其炸得粉碎，并炸飞了三架飞机。少尉亚瑟·舒尔茨则坚称，他投下的一枚炸弹落在了航母上，然后击落了四架零式战斗机。他返回“列克星敦”号时，飞机上布满了29个弹孔，但他和他的炮手却毫发无损。然而，迪克森和他的部下投下的炸弹，没有一枚真正击中了航母。

他们对付来袭的零式战斗机运气更好。少尉约翰·莱普拉被几架零式战斗机追击时，他的后座机枪手约翰·利斯卡持续猛烈射击，而莱普拉则集中火力瞄准下方的目标。当零式战斗机逼近到近距离，机炮火力全开时，利斯卡击中了其中两架飞机的油箱。两架飞机随即爆炸，燃起熊熊烈火，坠入下方的海域。莱普拉投下的炸弹偏离目标——考虑到他当时所承受的压力，这几乎是必然的。但随后，莱普拉从俯冲中拉起，冷静地击落了另一架零式战斗机。莱普拉仍然不满足于自己的战果，他爬升到4000英尺的高度，然后俯冲向一艘巡洋舰，投下了两枚100磅炸弹，其中一枚击中了巡洋舰的舰尾。

迪克逊的侦察机之后，是汉密尔顿率领的16架“列克星敦”号轰炸机。攻击前，汉密尔顿在餐厅里吹嘘道：“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把我的大炸弹一口气投穿甲板，直击我能找到的最大的日本航母的要害。”汉密尔顿的飞机处于航母的下风位置，占据了有利地形。他下降到2500英尺，沉着冷静地将一枚1000磅重的炸弹投在了飞行甲板中央，位于舰体中部后方。当他回头看向炸弹落点时，一声巨响传来，随后火焰冲天而起，直冲数百英尺高空。飞行甲板燃起了熊熊大火。汉密尔顿的梦想实现了。而且，他还有一位目击证人。拉姆齐证实，汉密尔顿的炸弹落在了“飞行甲板的正中央”。无线电里传来迪克逊的声音：“太棒了，太棒了。”汉密尔顿并不知道，在他执行轰炸任务时，一架零式战斗机一直在跟踪他，但追击者始终没有开火，大概是因为他的机枪卡壳了。

事实上，汉密尔顿根本没怎么注意他的尾翼。他担心的是他所在编队的飞机表现糟糕。太多飞机脱靶了：“伙计们，利用风向，利用风向！”他用无线电喊道。尽管如此，这场袭击的景象仍然令人触目惊心。弗拉特利坐在5000英尺的高空，占据了最佳观赏位置。在他看来，炸弹似乎每隔三四秒就爆炸一次，“像雨点般落下”，每一枚炸弹都激起滚滚浓烟、熊熊烈焰和巨大的水柱。他眼睁睁地看着炸弹将这艘巨轮撕成碎片。他感到一阵恶心。

回到莱克星敦后，吉尔接受了汉密尔顿关于他的飞机击中五架敌机的说法，因为中队长和拉姆齐都证实了这一点。事实上，只有两枚炸弹击中了祥凤号，但这足以造成严重破坏。然而，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布雷特的低空慢速鱼雷轰炸机开始接近。当他的飞机接近“祥凤”号时，遭到巡洋舰猛烈的防空炮火攻击。他竭力寻找航母防御网中最大的缺口。布雷特一边冲锋一边对着无线电喊道：“嘿，战斗机，快来帮我干掉那些零式战斗机！”伊泽舰长立即将“祥凤”号转向左舷。布雷特竭尽全力，却始终无法与舰体正面齐平。第一次攻击失败后，布雷特将机群分成两组，采取“砧式”攻击——同时从左舷和右舷发起攻击。无论“祥凤”号转向哪个方向，都能与布雷特一半的飞机形成正面交锋。他的飞行员从航母的下风处进入，利用烟雾掩护自己，躲避日军的瞭望。11点19分，布雷特低空接近，投下鱼雷。它高速掠过水面，但未能击中目标。随后，他的五名飞行员接连向“祥凤”号航母发射鱼雷。伦纳德·索恩希尔中尉率先命中，立即瘫痪了航母的转向系统。罗伯特·法林顿中尉和炮手哈雷·塔尔金顿也相继命中。

几分钟前，祥凤号还是一艘功能完好的航母，自信地驰骋在战场上。如今，船体上五个巨大的破洞让她彻底报废。数千吨海水涌入，大火熊熊燃烧，几乎所有动力都丧失殆尽。祥凤号再也无法参战了。

约翰斯顿回忆说，在“列克星敦”号航母上，随着战斗的进行，所有人都竖起耳朵收听广播里转播的飞行员无线电信息。当迪克森指挥官那清晰可辨的声音从噼啪作响的静电声中

传来时，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击沉一架航母！迪克森呼叫航母。击沉一架航母！”欢呼声和掌声从舰首响起，响彻整个舰艇。

在航母战争的早期，双方并未尝试协调正在进行的攻击。因此，已经损毁的祥凤号航母又遭到了约克城号航母舰载机的两次攻击。首先是伯奇率领的17架俯冲轰炸机。从18000英尺的高空，伯奇只能看到祥凤号上有一些火光。她遭受的致命伤究竟有多严重，根本无法判断。于是，又有一批俯冲轰炸机从天而降，三架零式战斗机紧随其后。尽管有零式战斗机的阻击，伯奇的飞机还是投下了15枚1000磅炸弹，声称命中9枚。事实上，祥凤号上冒出的浓烟和火焰使得很难确定哪些炸弹击中了目标。少尉JW·罗利是唯一遇到麻烦的飞行员。他追击一架日本战斗机，由于过于兴奋，导致燃料耗尽。他和他的炮手在新几内亚附近迫降，后来两人都被救起。

泰勒率领鱼雷轰炸机群冲入垂死的祥凤号航母的混乱之中，发动了最后的攻击。他只能看到航母舰首的一部分从翻滚的黑烟中探出。他冲上前去，投下鱼雷，他的队友们紧随其后。他们声称击中了十枚鱼雷，但日方记录显示只有两枚。（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双方是如何统计命中次数的，实在令人费解。）在弗拉特利的战斗机掩护下，泰勒的飞机安全返回了约克城。祥凤号从此再也没有遭受过骚扰。

当伊泽于11点31分下达弃舰命令时，最后一批飞机仍在攻击。大约11点35分，大海最终吞噬了这艘残破不堪、不久前还作为日本舰队战舰的航母。舰上800余名官兵中，仅有约200人获救，其中大部分是被驱逐舰“佐佐波”号救起的。由于后藤洋央纪在事发后逃离现场，直到下午早些时候才派出驱逐舰，损失更加惨重。“祥凤”号的18架飞机中，只有3架零式战斗机幸存，它们在袭击发生时正在空中，并飞往新几内亚的德博因群岛。

那天早上，美军只损失了三架飞机。一架由埃里克·艾伦中尉驾驶的侦察轰炸机坠入水中。安东尼·奎格利中尉的侦察轰炸机的操纵线被击断。由于无法控制飞机，他的中队长命令他跳伞或迫降。他和他的机枪手选择在罗塞尔岛附近的一处暗礁上迫降，该岛位于美军航母和祥凤号航母之间大约一半的位置。两人在那里待了十八天后才获救。美军或许算是幸运，损失如此之小。奥尔特对日军防空炮的精准度印象深刻。他在一万英尺高空报告说：“炮弹爆炸点离得非常近，飞机被震得剧烈摇晃，操纵杆在我手中剧烈晃动。”

莱普拉和他的炮手利斯卡几乎就要返回列克星顿了，这时他们遇到了一架似乎迷路的日本水上飞机。迷路了，但还没退出战斗。莱普拉刚一调转侦察轰炸机，就俯冲向毫无防备的猎物，日本人立刻接受了挑战。莱普拉也毫不示弱，两架飞机展开了一场短暂而激烈的空战。莱普拉运气不错，他的先头弹击中了目标，那架水上飞机燃起熊熊大火，坠入下方的大海。

飞机降落在航母上后，到处都是侥幸逃生的痕迹。汉密尔顿的飞机轰隆隆地落在“列克星敦”号的甲板上，发出刺耳的刹车声后停了下来，螺旋桨发出令人担忧的砰砰声。他一开始以为是日军防空炮火造成的损伤，但仔细检查后发现，螺旋桨上布满了自己机枪留下的弹孔。机枪从机座上滑落，导致螺旋桨和子弹失去了同步。

许多飞机抵达时，脆弱的蒙皮已被撕成碎片。约翰斯顿查看莱普拉的飞机时，评论说它“看起来像我妻子的漏勺”，机身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弹孔。驾驶舱内甚至还有弹痕，一颗子弹四处反弹，击碎了仪表板，扯掉了莱普拉的一只鞋，最后射进了他的裤子里。

5月7日对美军来说进展顺利。他们的主要损失（尼奥肖号和西姆斯号）无关紧要。另一方面，他们摧毁了掩护入侵部队的轻型航母，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成就。然而，日军突击队的踪迹仍然没有被发现。真正的战斗尚未到来。

。

10.战斗间隙

弗莱彻目送着凯旋归来的战机，下令它们加油并重新装弹，准备对德博因群岛附近海域发动第二次攻击。但他越是思考特遣舰队的处境，就越发担忧。他仍然不清楚日本航母的具体位置。没有理由怀疑它们就在附近，随时可能发动攻击。现在并非派遣战机执行一项目标不明的任务的合适时机。下午2点50分，他取消了原定的攻击计划。

从早晨攻击机返回航母的那一刻起，航母和防御部队就不断发现不明目标。但直到17:47，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协同攻击才到来，九架零式战斗机出现在“列克星敦”号航母的雷达上。这些飞机距离48英里，飞行高度为1500英尺。它们是原广治派遣的一支部队的一部分，执行一项危险而孤注一掷的夜间攻击美国航母的任务。16:30，12架俯冲轰炸机和15架鱼雷轰炸机飞入逐渐降临的夜色中。飞行员很快遭遇了浓厚的云层和暴雨。当他们最终降落到目标区域时，却发现没有一艘舰船。沮丧的原广治命令飞行员抛弃鱼雷和炸弹，返回“瑞鹤”号航母。高桥将飞机分成三组，开始返航。只不过，他们现在要绕过的是列克星顿和约克镇。

最初，已在空中巡逻的战斗机群被派去应对攻击者。但每架飞机只有60加仑燃料，而且没有敌我识别系统，战斗机指挥官难以追踪。因此，战斗巡逻机群被撤回，两艘航母都增派了战斗机。约克城号的弗拉特利中校将列克星敦号上的飞机作为预备队，率领六架飞机发起攻击。

拉姆齐是第一个发现零式战斗机的人。这九架飞机呈V字形编队，五架接两架，再接两架。在列克星敦号航母上，约翰斯顿听到拉姆齐用无线电对另一名飞行员说：“乔治，你负责中间两架，我负责最后两架……剩下的我们稍后再处理。我们去干掉它们。”美军飞机从航母上空开始追击零式战斗机。飞机不断俯冲，直到拉姆齐的飞机离海平面只有30英尺。他喊吉米：“你打中了多少架？”吉米回答：“我打中了三架。保罗，你打中了多少架？”失望的拉姆齐回答说：“只有两架，真可惜。”

晚饭后，飞行甲板上的官兵再次听到飞机引擎沉闷的轰鸣声。很快，他们发现是九架轰炸机，正低空飞越“列克星敦”号航母。他们上前盘问，其中一架飞机闪烁着航标灯，发出识别信号，似乎与TF-17特遣队的信号一致。然而，航母上只有一架飞机在空中。随后，

“列克星敦”号上唯一的飞机返回，立即认出这些轰炸机是日本飞机——他们并非在攻击，只是把航母误认成了己方航母。侦察机开火射击；敌机关闭了航标灯；消失在夜色中。“列克星敦”号的雷达追踪到他们离开的距离为30英里，之后他们似乎盘旋在航母上降落。返航途中，美军战斗机一路护航，与敌机展开了一系列空战，击落了几架敌机。

二十七架日本飞机起飞，只有十八架返回瑞鹤号。返程简直是一场噩梦。那些在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战斗机攻击下幸存的飞机，在恶劣的天气中艰难前行，燃料即将耗尽，无线电频率还被TF-17干扰。疲惫不堪的飞行员只能依靠航位推算导航。那些找到瑞鹤号的飞行员，在绝望的飞行员混战中争抢着降落的机会。有些飞机迫降了。这些损失对原广平来说是无法承受的。

日军飞机试图在TF-17航母上降落，而此时美军飞机正在返航，这种混乱局面给“约克城”号航母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至少有两架日军飞机遭到防御舰艇的炮火攻击，其中包括重巡洋舰“明尼阿波利斯”号。一名飞行员被听到喊道：“你们为什么要向我开枪？我又做错了什么？”少尉理查德·赖特和威廉·巴恩斯都遭到了攻击，导致巴恩斯飞机的油管被击断。

傍晚时分，美军航母上一片寂静。弗莱彻重新审视着他的战术选择。不远处——或许不超过30英里——有两艘日本航母。谢尔曼上校试图说服弗莱彻派出驱逐舰进行夜间鱼雷攻击，或者动用经验丰富的“列克星敦”号鱼雷中队进行夜间登陆作战。但弗莱彻拒绝了，并下令向南推进。在整个珊瑚海海战中，双方兵力再也没有如此接近过。

井上也同样思索着。他的莫尔斯比湾入侵计划彻底被打乱，而他的航母已经进入了尚未发现目标的敌舰的飞行范围。消灭敌舰迫在眉睫。他下令巡洋舰发起攻击，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他转而采取防御策略，将莫尔斯比湾入侵推迟两天。两小时后，高木率领瑞鹤号、翔鹤号、妙高号、羽黑号以及他的六艘驱逐舰北上，掩护入侵部队。

11.目标翔鹤

随着图拉吉号于5月4日被击沉，莫尔兹比港的入侵行动也随之暂停，珊瑚海主力部队的部署形势比之前简单得多。克雷斯继续在莫尔兹比港附近巡逻。美国航母大致位于珊瑚海中部，距离新几内亚东南方向350英里处。在弗莱彻东北方向180英里处，是高木海军上将率领的航母打击舰队。两支航母舰队此时已处于完全有利于相互毁灭的位置。

5月8日黎明时分，翔鹤号和瑞鹤号共有95架作战飞机待命（37架战斗机、33架轰炸机和25架鱼雷机）。弗莱彻则拥有117架作战飞机：31架战斗机、65架轰炸机和21架鱼雷机。他表面上的优势其实意义不大，因为他的战斗机数量少于井上。正如弗莱彻和菲奇即将发现的那样，战斗机数量过少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约克城号上，注定是战斗的一天从早上5点45分开始，比日出早一个半小时，当时该舰进入战斗状态。她所有的战斗机和反鱼雷巡逻机早在日出前15分钟就已升空。

当太阳升起，照耀着美国航母时，天空笼罩着一层薄雾，积云厚度约为十分之三，云层高度从1500英尺延伸到6000英尺。能见度可达17英里。这正是菲奇最不希望看到的天气：航母很容易被敌方发现。他更希望看到的是浓雾和厚云。而日本航母则拥有稀疏的低云掩护，再加上阵雨的保护。对于“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来说，航母之间的空战胜算渺茫。

列克星敦号侦察机于6点25分升空。18架SBD俯冲轰炸机展开360度全方位搜索。海面平静，空中能见度为30英里。如果那里有什么目标，侦察机肯定能找到。与此同时，哈拉也派出侦察机，在145度至235度的弧形范围内，搜索200英里以内的区域。当天第一个目标于8点04分出现在约克城号的雷达上，距离18英里。战斗机立即出动拦截，但7分钟后目标消失。不过，它距离航母足够近，因此它的出现加剧了第17特遣舰队的紧张气氛。几分钟后，列克星敦号又发现了一个目标。这次的目标距离22英里，比约克城号遇到的目标更加大胆。当列克星敦号的战斗机接近目标时，飞行员保持了航向。他显然是在偷窥，直到他觉得看得足够多了，才转身离开。

与此同时，航母上的官兵们焦急地等待着侦察机的呼叫。半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杳无音讯。终于，在8点20分，史密斯少尉驾驶的飞机飞到了225英里航程的尽头，

他通过无线电传来消息：“两艘航母，四艘重巡洋舰，多艘驱逐舰，航向120度，航速20节.....位置在东北方向175英里处。”几乎与此同时，原良治也收到了由准尉菅野健三驾驶的翔鹤级飞机的消息。他发现了美国航母。现在，一场争分夺秒的战斗开始了，谁能率先起飞，谁就能先发制人。分秒必争。

随后警报再次响起，约克城号的雷达在8点31分发现一个不明目标。战斗机立即展开追击，但目标飞机在15英里外消失。现在可以确定TF-17已被精确定位并处于监视之下。一切准备就绪，即将开战。8点38分，菲奇下令“派出包括鱼雷机在内的整个攻击群”。

飞行员们在准备室里待命，甲板上的船员们正在为飞机引擎预热。下层航母进入ZED状态，水密舱门砰然关闭，舱口也被螺栓牢牢锁紧。每个舱口边缘都用四十个粗壮的钢螺栓固定。一旦螺栓锁紧，人员只能通过舱口中央狭窄的舷窗进出。就连舷窗也一直保持关闭状态，每次使用都必须用螺旋锁手动开启和关闭。防御舰艇停止了之字形航行，在航母附近占据了空袭阵地。航母自身也迎着15节的风向转向，以便更好地进行弹射。

约克城号的飞机于上午9点率先升空，共有6架战斗机、17架轰炸机、7架侦察轰炸机和9架鱼雷轰炸机起飞。

在美军发射飞机的同时，翔鹤号和瑞鹤号的飞行甲板上也起飞了多架飞机，由高桥角一中校指挥。高桥将利用返回的美军侦察机引导他攻击目标。

列克星敦号航母的攻击机升空后，大约在9点30分准备接收侦察机。侦察机一着陆，航母就转向跟随攻击机向敌方方向飞去。这将缩短列克星敦号飞行员的作战半径，因为他们是在飞机射程极限的情况下起飞的。

攻击机撤离后，菲奇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防御迅速逼近的日军飞机。9点30分，第一架来袭的敌机在约39英里外被发现。列克星敦号周围的防御舰艇上，所有官兵都已就位，舰艇处于战备状态。所有火炮都已就位，随时准备摧毁来袭目标。10点07分，第一架日军飞机进入视野。约克城号的战斗机奉命拦截，但只发现一架轰炸机，并立即将其击落。几分钟后，新奥尔良号报告说有一群轰炸机正在接近。约克城号随即发出空袭警报。

大约200英里外，伯奇的侦察轰炸机于10点32分发现了下方的日军舰队。他们报告称，日军舰队包括两艘航空母舰、三艘重巡洋舰和四艘轻巡洋舰或驱逐舰。日军舰队几乎正向正南方向航行，正在逼近美军舰队。狂风暴雨的天气和低垂的云层有利于日军舰艇的侦察，有时高空飞行员甚至无法看到它们。

美国飞机是由迪克森引导至目标的，他很早就发现了敌舰的位置。迪克森最初抵达史密斯提供的坐标时，并没有发现敌舰。他开始对目标区域进行搜索，最终云层出现缝隙，露出了下方的翔鹤号和瑞鹤号以及它们的护航舰艇。迪克森随即发出无线电信号，引导美国

攻击机。当伯奇的第一架飞机抵达时，迪克森仍在敌舰上空盘旋。在等待期间，迪克森利用云层躲避了零式战斗机的攻击。这些零式战斗机始终没有真正攻击他。他推断，这些飞机是想迫使他的炮手在攻击前耗尽所有弹药：“我的炮手拒绝玩这种游戏，他一直按兵不动，直到敌机进入射程。”当敌机过于接近时，迪克森猛地转向，朝它们飞去。在这个位置，他的前后机枪都可以对准零式战斗机，这种威胁迫使它们迅速脱离。

当伯奇的约克城侦察轰炸机抵达原的舰艇上空时，时间是10点49分。在等待泰勒的鱼雷轰炸机到来期间，暴雨愈演愈烈。浓密的雨水阻挡了零式战斗机的攻击，但也让美国飞行员只能匆匆瞥见下方的目标。不过，伯奇还是看清了目标，发现一艘航母（瑞鹤号）正驶向远处，躲避一场猛烈的暴雨，而另一艘航母（翔鹤号）则逆风而行，准备起飞飞机。与此同时，原的防空部队也开始向敌方舰艇发射防空炮弹。

伯奇的侦察轰炸机从17000英尺的高空俯冲而下。当他的飞机飞向翔鹤号的右舷舰艏时，航母突然停止了飞机起飞，并开始进行规避机动。与此同时，她的防空炮火持续猛烈轰击。飞行员们努力瞄准目标，但潮湿的空气使他们的瞄准器和挡风玻璃都起了雾。但是，无论有没有瞄准器，伯奇的部下都必须发起攻击。七架飞机坠落，七枚炸弹投下。伯奇得意洋洋的飞行员声称击中了三枚炸弹。但那都是错觉。翔鹤号在第一次攻击中幸存了下来。

幸运的是，对美国人来说，日军的防空火力也好不到哪里去。轰炸机在进场途中没有一架被击中，但少尉约翰·约根森在撤离途中却不幸中弹。他还没来得及重新控制飞机，飞机就进入了左旋。当他再次拉平飞机时，约根森发现一枚炮弹穿透了他的机翼和副翼。呼啸的风很快撕扯下机翼上的蒙布，露出了里面的电线和管线。约根森毫发无损，开始爬升。几乎就在同时，他进入了三架零式战斗机的瞄准镜。子弹像冰雹一样噼里啪啦地打在他的飞机上。命中接踵而至，击碎了他的瞄准镜，撕裂了他的座椅，震碎了仪表盘。约根森本人在这次攻击中毫发无损，只是腿部擦伤了几处。他的飞机现在很难操控，但他还要甩掉最后一架零式战斗机。一阵火光过后，他消失了，只留下一道烟雾。但逞强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约根森的SBD俯冲轰炸机动力不足，频频失火。他跟随另一架SBD返回约克城号航母，并用无线电报告说他准备迫降。他当天的冒险最终以一艘驱逐舰将他从海里救起并交给医生治疗伤口而告终。他因在图拉吉岛以及5月7日和8日的战斗中表现出的“非凡英勇”而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

伯奇的飞机拉开距离后，肖特的轰炸机开始发起攻击。此时，翔鹤号航母的航速已达34节，如同一条蜿蜒的蛇般扭动着身躯，拼命躲避致命的炸弹。肖特和他的飞行员们俯冲而下，冲入猛烈的防空炮火之中，日本战斗机紧随其后。起雾的瞄准镜和雾气弥漫的挡风玻璃加剧了飞行员们的困境。由于翔鹤号速度极快，瞄准变得异常困难，飞行员们被迫低空

俯冲，以求一击命中。在2000英尺的高度，炸弹投掷出去。翔鹤号周围溅起的水花表明炸弹没有命中目标。随后，第一枚炸弹命中：正中舰艏。可以清晰地看到，受损的航母上燃起熊熊烈火，浓烟滚滚，飞行甲板也变得扭曲变形。

第一次轰炸之后，发生了珊瑚海海战中最伟大的英勇牺牲之一。在约克城号上，约翰·鲍尔斯中尉告诉他的战友们：“就算要我把炸弹投到飞行甲板上，我也要确保直接命中。”而他也确实做到了。鲍尔斯俯冲下去时，一枚炸弹击中了他的一个油箱。火焰沿着机身蔓延开来，鲍尔斯和他的炮手都受了伤。他们为了这一刻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和艰辛。鲍尔斯确信他们没有机会返回约克城号，于是他决定冒险一搏，俯冲到500英尺的高度。他深知其中的风险。在这个高度，炸弹的爆炸势必会摧毁他的飞机。（一位目睹了鲍尔斯俯冲的飞行员估计，炸弹爆炸时，他的飞机高度只有300英尺。）这枚重达1000磅的炸弹正中岛后方的翔鹤号，在飞行甲板和下方的机库中引发了熊熊大火。爆炸震碎了鲍尔斯的飞机，飞机失去控制，飞越翔鹤号后沉入海底。鲍尔斯被迫授荣誉勋章，以表彰他“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表现出超越职责范围的杰出英勇和无畏精神”。

对翔鹤号来说，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泰勒的鱼雷机从东南方向接近了这艘航母。泰勒是一位经验极其丰富的军官。他于1927年首次入伍，在转入空军之前，曾担任过几年海上军官。此后，他先后在侦察机中队、巡逻机中队和战斗机中队服役。凭借驾驶轰炸机和鱼雷机的经验，在抵达珊瑚海之前，他已于二月和三月参与过战斗。

泰勒的飞机在猛烈的防空炮火下冲锋陷阵，炸弹落下时溅起的水柱如同喷泉般喷涌而出。飞机呈松散的梯队飞行，一架接一架地投下鱼雷。泰勒确信有三枚鱼雷击中了航母，他声称左舷舰艏的一枚鱼雷在舰体上炸出了一个“从水线到飞行甲板”的大洞。他形容火焰“异常猛烈”，如同“乙炔焊炬”。他一定是被混乱的战斗场面和近失弹溅起的水花弄得晕头转向。事实上，没有一枚鱼雷击中航母。有目击者看到三枚鱼雷飞行轨迹不规则，最终偏离目标。有可能有些鱼雷击中了“翔鹤”号航母但并未爆炸——直到1943年，海军才解决了哑弹问题。

当麦卡斯基率领四架战斗机从约克城抵达时，下方的日本舰艇正急速躲进附近低矮的云层中。他目睹了鱼雷机发起攻击。鱼雷机刚一俯冲，海面便开始喷涌出水柱。但他无暇顾及下方残酷的景象：三架零式战斗机已经抵达。他接近第一架，但被其超越。随后，同一架飞机从后方逼近。麦卡斯基加大油门爬升，试图从零式战斗机后方超越。当它从他下方掠过时，机身冒出滚滚浓烟，随后燃起熊熊烈火。威廉·伦纳德中尉击落了这架攻击机。麦卡斯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另一架零式战斗机就出现了，一场激烈的缠斗随即展开。麦卡斯基再次凭借其高超的快速转弯技巧，将零式战斗机置于自己的火力之下。四百发炮弹将另一架零式战斗机击落，冲入云层，留下一道长长的烟迹。

12点31分，约克城号的攻击机开始陆续降落在航母上。其中一架SBD-3俯冲轰炸机襟翼失灵，失去控制后撞向舰岛。飞行员弗洛伊德·莫恩中尉和机枪手RJ·霍奇斯幸免于难，未受重伤。飞机残骸被发现油箱上有22个弹孔，其他部位也损毁严重。最终，飞机坠入海中。

列克星敦号的飞机在约克城号之后不久起飞。她的攻击编队由奥尔特指挥的四架侦察轰炸机、汉密尔顿指挥的十八架俯冲轰炸机和布雷特指挥的十二架鱼雷轰炸机组成。轰炸机装载了1000磅重的武器，并由诺埃尔·盖勒中尉率领的九架战斗机护航。列克星敦号逆着15节的风向飞行，以利于飞机起飞。

当布雷特的鱼雷轰炸机向日军舰队飞去时，劳伦斯·斯特芬哈根中尉用无线电报告引擎故障。布雷特命令他返回“列克星敦”号航母，他的十二架鱼雷轰炸机现在只剩下十一架了。

斯特芬哈根的返回仅仅是这次袭击诸多问题的开始。飞行员们很快就陷入了恶劣天气和厚厚云层的困境。三架护航俯冲轰炸机的战斗机迅速失去了目标的踪迹，被迫返回列克星敦。

奥尔特按照史密斯的报告抵达了日本航母的位置，却发现一艘船都没有。（当然，史密斯给“列克星敦”号提供的坐标是错误的。）此时时间是11点20分。奥尔特组织侦察机和战斗机进行方阵搜索。十分钟后，他们发现了一艘航母，距离大约20英里。还能看到其他舰艇以及受损的“翔鹤”号航母冒出的浓烟。奥尔特用无线电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仍在18000英尺高空的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欣喜若狂，抓住了攻击的机会，率领他的18架俯冲轰炸机穿过厚厚的云层。由于云层太厚，他们始终没能看到敌舰。即使在1000英尺的高度，汉密尔顿也仍然看不到敌舰和奥尔特的飞机。他们只好空手而归。这样一来，就只剩下布雷特的11架鱼雷机和奥尔特的4架侦察机孤军奋战了。

当奥尔特的侦察轰炸机冲锋时，速度极快、气势汹汹的零式战斗机很快就与掩护它们的战斗机交战。即使有战斗机的掩护，奥尔特也不敢俯冲轰炸。相反，他指挥飞机低空滑翔，掠过翔鹤号。四架SBD俯冲轰炸机依次进入，投下三枚1000磅炸弹。其中一枚击中了目标，位于岛屿后方。（不过，奥尔特报告说有两枚炸弹命中。）第四枚炸弹在攻击结束后仍然挂在少尉约翰·温菲尔德的飞机下方。直到他开始返回列克星敦号航母时，才被告知炸弹没有投下。温菲尔德不会轻易让日本人逃脱。他调转SBD，再次找到了翔鹤号。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但温菲尔德再也没有回来。

在攻击翔鹤号之后，奥尔特于14:49向列克星敦号发出无线电信号，报告他的飞机被击中。他和他的无线电员威廉·巴特勒都受了伤，巴特勒伤势严重。之后，约克城号截获了奥尔特的无线电信息，称他的燃料即将耗尽。佩德森在雷达屏幕上找不到奥尔特，无奈之下告诉奥尔特他只能靠自己了。奥尔特回复道：“好的，再见了，伙计们。我们的飞机被一枚

1000磅的炮弹击中了。”此后，两人便杳无音讯。（谢尔曼认为，奥尔特在发出这条信息后不久就因伤势过重而失去意识。）

当奥尔特的飞机攻击翔鹤号航母时，它们一直受到列克星敦号航母上四架野猫战斗机的掩护。飞行员诺埃尔·盖勒、霍华德·克拉克中尉、戴尔·彼得森少尉和理查德·罗威尔被灵活的零式战斗机追击，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空战。盖勒的经历很典型。他发现自己孤身一人，受到几架零式战斗机的威胁，于是选择防守：“总有一架零式向我冲过来……我躲到一侧，它们就在那里等着。我爬升到高空，发现它们也在那里。我下降到低空，又会遇到更多。”最终，盖勒设法躲进了云层。三分钟后，当他下降到1000英尺时，他看到了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舰上的人没有发现他，也没有看到零式战斗机。这艘航母一定是瑞鹤号，因为十五英里外，他又发现了一组舰船，其中一艘航母正冒着浓烟——那就是翔鹤号。克拉克、彼得森和罗威尔都不见了踪影。（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列克星敦。）盖勒知道该离开了。他环顾四周，发现另一架孤零零的飞机。那是少尉马文·哈什克的飞机，他是奥尔特对翔鹤号的攻击中唯一幸存的飞行员。盖勒跟在返航的哈什克后面。

列克星敦号上的另外两名战斗机飞行员，理查德·布尔中尉和约翰·贝恩少尉，正在并肩作战，却在短时间内经历了胜利与灾难。他们成功摆脱了零式战斗机的攻击，却发现另外两架零式战斗机正快速向他们逼近。追击贝恩的那架零式战斗机速度太快，在他开火前就超过了他。贝恩抓住机会从后方发起攻击，开火了。零式战斗机翻滚着坠入下方的海面。贝恩在这次交战后环顾四周时，却不见了布尔的踪影。他从此杳无音讯。

几乎就在空战进行的同时，布雷特率领他的鱼雷轰炸机群发起了攻击。当他们从3500英尺高的云层中出现时，时间是10点57分。令他们惊讶的是，敌舰几乎没有进行防空射击。少尉诺曼·斯特里以为日本人把他们误认为是自己的飞机。随后，当他们展开攻击时，翔鹤号战列舰突然向他们倾泻了猛烈的防空炮火，而零式战斗机则如同凭空出现一般。

当敌机逼近航母时，城岛高治舰长正全力加速，同时积极采取规避战术。率先冲锋的是少尉汤姆·巴什，他紧贴浪尖，发动了致命的攻击。布雷特和其他人则绕到“翔鹤”号的右舷前方进行攻击。九枚鱼雷发射出去，却全部落空。高治巧妙地躲过了所有攻击。

斯特里冲进去时，看到航母冒出浓烟。他几乎已经飞到了舰体上方，在距离右舷后方500码处，投下了一颗75英尺高的鱼雷。跑完后，斯特里找到了一名鱼雷第一次尝试失败的飞行员。这名飞行员决心要上去，于是斯特里和他一起跑，帮助他吸引防空炮火，保护这名孤身作战的飞行员。

投掷完所有炸弹和鱼雷后，是时候返回“列克星敦”号了。布雷特的鱼雷机在海平面上紧密编队。在他们右舷后方，大约有十几架零式战斗机。布雷特调整了编队，以便所有后部

机炮都能对准来袭的敌机。日军的头机向前移动，瞬间消失。零式战斗机转向布雷特编队的后方，然后绕到左舷后方。布雷特再次调整飞机，将所有后部机炮对准来袭的敌机。新的头机出现，也被弹雨击落。这对日军来说已经足够了。零式战斗机纷纷撤离，美国飞行员们只能集中精力调整燃油混合比和飞机姿态，希望能安全返回“列克星敦”号的飞行甲板。

与“翔鹤”号遭受的重创相比，美军的损失微乎其微。尽管“翔鹤”号仍以35节的航速航行，但其飞行甲板已无法使用，到处都是巨大的窟窿和撕裂的痕迹。机库甲板上散落着残破不堪、烧毁的飞机，周围环绕着损毁的设备。“翔鹤”号约有100人阵亡，另有100多人受伤。它只能艰难地返回日本进行维修。这意味着它将错过6月初至关重要的中途岛海战。

瑞鹤号受损的程度（如果有的话）尚不清楚。从空中飞行员无法分辨哪艘航母是哪艘，因此瑞鹤号而非翔鹤号可能遭受了一些攻击。

12.塔吉特·莱克星顿

5月8日上午9点32分，列克星敦号在39英里外首次发现日本飞机的雷达轨迹。她向防御系统报告了来袭的“不明飞机”。十分钟后，两艘航母进入战斗状态。波特兰号的战斗岗位在9点43分全部人员到位，舰艇控制权也从舰桥转移到了狭小压抑的指挥塔。一分钟后，阿斯托里亚号进入ZED状态，所有水密舱门都已关闭。约克城号的雷达此时探测到更多飞机正从不同的方向接近，距离为34英里。几分钟后，两艘航母收回了当天早些时候起飞的空中巡逻战斗机。约克城号起飞了四架新的巡逻战斗机，代号分别为“棕色”和“橙色”。（列克星敦号则使用“红色”和“白色”代号。每位巡逻飞行员都有自己的代号，例如“多丽丝·雷德”或“艾格尼丝·怀特”。）

上午10点，两艘航母开始遇到一个困扰它们一整天的问题。雷达上显示有三架来袭飞机。“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都派出飞机前去调查。四分钟后，这些飞机距离航母仅有15英里，情况十分危险。“约克城”号立即开始排空部分燃油系统，以防遭到攻击。随后，战斗机指挥官传来消息，称这些敌机实际上是“列克星敦”号返航的侦察机。仅仅三分钟后，同样的混乱再次发生。这一次，“列克星敦”号报告有一架鱼雷机来袭，而“约克城”号则报告有零式战斗机来袭。作为回应，“列克星敦”号又派出了六架轰炸机和侦察机。这时，“约克城”号的一架战斗机通过无线电发出“所有频道”警报，称有一架日本水上轰炸机。“列克星敦”号的“多丽丝·雷德”奉命前去调查，但被警告不要脱离编队。一分钟后，那架水上轰炸机燃起熊熊大火，螺旋式坠入大海。约克城号得出结论，它已经跟踪航母一段时间了，但并未执行轰炸任务。虽然只有一架敌机接近到足以被击落的距离，但约克城号上仍然有些紧张。战斗机指挥官奥斯卡·佩德森中校用无线电询问列克星敦号是否需要派出更多战斗机。列克星敦号则显得不那么紧张，回复道：“待命 X，暂时不要派出额外的战斗巡逻机。”（信号中的“X”相当于英国电报中的“停止”。）

上午10点30分，更多战斗机升空，翱翔在能见度极佳的湛蓝天空。几朵云在15节的风中掠过头顶。这样的天气有利于发现来袭飞机，但同时也为敌方定位航母提供了绝佳机会。

空中的混乱局面持续不断，飞机有的返回航母，有的则偏离了预定位置。10点32分，出现了更为严重的情况：82英里处发现“不明飞行物”。五分钟后，情况升级为“多架飞机”。到

10点55分，“多架”已经变成了“一大群”。在“列克星敦”号航母上，谢尔曼舰长提醒约翰斯顿，飞机到达的时间与他之前的预测完全一致。当舰上的扬声器发出即将遭受攻击的警告时，约翰斯顿注意到“舰上的每个人都立刻意识到，我们将面临一场激烈的战斗”。接下来，战斗巡逻队听到的是“嘿，鲁布”——这是召回所有飞机保卫航母的传统口号。“列克星敦”号的考验时刻到来了。

舰桥上，谢尔曼上校凝视着远方，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身边是左右舷的军官，他们的职责是监视航母两侧来袭的飞机。现在是10点59分。又一声警告从扬声器里传来：“一大群鱼雷机，方位020度，距离35英里。”

这些航母已经处于ZED状态一段时间了，为了防止战斗中发生火灾，通风系统都被关闭了。在烈日炙烤下，舰内空气污浊，温度飙升至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舰艇仿佛变成了烤箱。水手们竭尽全力地挤到通风口附近，希望能呼吸到一丝微风。在“约克城”号上，通风系统短暂开启，带来了一丝喘息之机。

谢尔曼舰长指挥“列克星敦”号迎风航行。他命令机舱榨干十六台锅炉的每一分动力，这一命令得到了执行。“列克星敦”号巨大的螺旋桨劈开海面，发动机的震动从舰首传至舰尾。航母两侧的防空炮位上，士兵们严阵以待，手中拿着新的弹夹，确保即将包围航母的火力网不会出现任何缺口。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险，“列克星敦”号请求“约克城”号派出更多战斗巡逻机。她自己也派出了最后一批战斗机。两艘航母之间的战斗已经全面展开。“约克城”号察觉到即将到来的危机，在完成加油之前就派出了四架战斗机。这种偷工减料的做法意味着它们既无法进行高速拦截，也无法长时间保持飞行。

上午11点，列克星敦号的雷达显示，攻击者距离75英里。此时航速为25节。舰桥已全部拆除，准备投入战斗。巨大的舷窗已从固定装置上拆卸下来，滑落到地面，以防止飞溅的玻璃碎片伤人。鼓风机再次停止运转。只有引擎的轰鸣声和高空飞机的轻微嗡鸣声打破了这艘巨舰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航行的平静。无线电日志记录了日军飞机逼近这艘巨型航母时，双方生死搏斗的场景。艾格尼丝号上的一架飞机报告说，发现了四组共九架敌机。其中有两组俯冲轰炸机，夹杂着战斗机。艾格尼丝号在14000英尺的高度加大油门，试图拦截17000英尺高度的敌机。但他用无线电报告说：“他们速度太快了。我怀疑我能否拦截。”随后，即将到来的猛攻得到了最终的确认。令人不寒而栗的话语从扬声器中传来：“呼叫诺拉号航母。敌方鱼雷机，中岛97型，正从八英里外的云层中涌出。”日本飞机现在下降到6000英尺，距离只有几分钟的路程。

拦截来袭飞机的尝试以惨败告终。四架战斗机被派往1000英尺高度，却未能与敌机取得任何联系，随后被调回10000英尺高度。两架列克星敦号航母的飞机在12000英尺高度勉

强追上了日军机群的尾部。四架约克城号航母的飞机中，有一架在轰炸机投弹前将其击落。总的来说，十七架执行战斗巡逻任务的飞机中，只有三架与敌机取得了有效的交战。列克星敦号即将为这次惨败付出惨痛的代价。

驱逐舰菲尔普斯号于11点04分率先发现敌机，敌机当时在约300英尺的高度接近。大约在同一时间，列克星敦号航母甲板上的官兵正在目睹一架川西水上飞机被击落，这架飞机当时正在引导来袭的鱼雷机。从航母左舷望去，他们可以看到一股火柱和浓烟倾泻而下，那是那架被击毁的侦察机坠入海浪之中的景象。

拉姆齐中校报告有十八架俯冲轰炸机和十八架战斗机来袭。两支战斗巡逻队追击入侵者，但未能将其拦截。随后，战斗机指挥官下令拉姆齐和来自约克城号的弗拉特利中校率领飞机返回，保护航母。

11点13分刚过，约翰斯顿就听到瞭望员喊道：“来了！敌方鱼雷机从左舷飞来！”它们以3000英尺的高度逼近，远远超出了“列克星敦”号舰炮的射程。当它们接近航母时，谢尔曼舰长冷静地命令道：“右满舵！”舵需要长达40秒才能完全转向（后来的航母反应会更灵敏）。与此同时，飞机开始散开，以近300英里的时速向“列克星敦”号疾驰而来。“列克星敦”号上的12门5英寸炮、48门1英寸炮、20毫米炮以及众多机枪立即投入战斗，迎击从舰艏左右两侧袭来的日本鱼雷机。这些飞机以300到500英尺的高度滑翔而来，并以40度角俯冲。它们的高度几乎低到足以击中航母的上层建筑。

领头的飞机被防空部队的防空炮火击中。现在有八架飞机轰鸣着朝“列克星敦”号飞来。一架飞机在防空炮火的撕裂下解体。炮火声震耳欲聋，炮弹沉重而急促，机枪扫射，曳光弹呼啸而过。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味和航空燃油的刺鼻气味。随后，在500到1200码的距离上，飞机投下了鱼雷。但它们仍然继续攻击，扫射炮位。海军陆战队下士文森特·安德森回忆说，他所在炮位的装填手在身负重伤后仍坚持战斗，直到倒在岗位上牺牲。另有三人受伤。

在舰桥上，列克星敦号的航空军官赫伯特·达克沃斯指挥官与谢尔曼截然相反。他兴奋地在面无表情的舰长身边跳来跳去。他不相信谢尔曼能独自应对，于是大声喊道：“我们旁边有三枚鱼雷——左舷两枚，右舷一枚——它们正好与我们平行。如果我们转向，肯定会被击中一枚。”结果，三枚鱼雷都毫发无损地从舰艇旁飞过。

成功躲过第一批鱼雷后，谢尔曼不断猛打“列克星敦”号的舵，左右舷同时涌来更多鱼雷。许多鱼雷从舰艏疾驰而来，另一些则与舰艏平行，还有两枚从舰艉下方掠过。在舰桥上，谢尔曼仿佛看到四面八方都传来鱼雷的尾迹，同时，巨大的水柱冲天而起，表明那些近失弹正在逼近。

在对列克星敦的攻击持续进行的同时，空中的战斗机飞行员终于取得了一些进展。威廉·霍尔中尉攻击了一队九架零式战斗机，并声称击落了两架。作为报复，五架零式战斗机向他发起攻击，但他灵活地迂回躲避，又击落了两架敌机。（官方记录显示他击落了三架。）此时，他的头部和脚部都受了重伤，但他仍然设法驾驶着他的“无畏”侦察轰炸机降落在列克星敦上。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恢复飞行能力。

莱普拉当时也在高空，同样成了几架零式战斗机的猎物。他声称击落了一架敌机，但此时他左侧和前方的机枪弹匣都已空空如也。他和他的机枪手利斯卡奋力杀回了列克星敦号，身后紧跟着两架零式战斗机，他们用后方机枪抵挡住了攻击。等到零式战斗机撤离时，其中一架已经冒出了浓烟。

11点20分，战局发生转折。谢尔曼成功躲过了舰艏两侧的钳形攻势后，三架翔鹤式飞机接近了“列克星敦”号。它们以约1000英尺的低空飞行，45度的攻击角接近。尽管谢尔曼迅速躲避，它们仍然紧贴着“列克星敦”号的左舷。第一枚鱼雷过深，从舰底穿过。约翰斯顿写道：“‘列克星敦’号在我们脚下剧烈震动，一股强烈的爆炸冲击波从我们左舷前方喷涌而出，火焰和水花混杂在一起。”一枚鱼雷击中了“列克星敦”号左舷前炮台前方。几乎与此同时，一枚1000磅重的炸弹摧毁了一门5英寸炮。6号炮的所有炮组成员当场阵亡。2号和4号炮的13名炮组成员伤亡。爆炸甚至波及到了相邻的通道，那里到处都是死伤者。炮台上立即燃起大火，并迅速蔓延到海军上将的舱室和周围区域。

当第一枚鱼雷和炸弹击中目标时，威廉姆斯中尉正在炮台上。一道高耸的喷泉在他头顶升腾而起，随后大量的水和油倾泻而下，浇在士兵和机器上。威廉姆斯站在一英尺深的水中，以为“列克星敦”号正在下沉。士兵们赶紧跑去找毯子和扫帚，试图把油水从炮位里推出来。但是，一名负责炮位的勤务兵却吓得动弹不得。

一分钟后，约翰斯顿感到舰体再次震动。又一枚鱼雷击中了“列克星敦”号的左舷，大致位于舰桥的对面。舰上的官兵们刚从两次如同地震般的震动中缓过神来，舰上就响起了“俯冲轰炸机”的喊声。与此同时，谢尔曼发出了不祥的信号：“本舰已被鱼雷击中。”

不久之后，又一枚炸弹命中目标。这枚炸弹击中了舞台，炸死了数人。紧接着，第三枚炸弹落入烟囱，随即爆炸。烟囱周围走道上的人员被爆炸炸死或炸伤。片刻之后，幸存者遭到俯冲轰炸机机枪的扫射。

谢尔曼对大多数俯冲轰炸机都未能击中目标感到丝毫安慰。约翰斯顿眼睁睁地看着一架又一架飞机向舰尾俯冲而下。炸弹大多投掷距离目标不远。飞机机炮喷出阵阵火焰；引擎发出轰鸣和呼啸的气流；然后飞机便飞走了，迅速消失在视野中。

几乎从第一枚鱼雷击中“列克星敦”号的那一刻起，舰上的通讯系统就开始出现故障。大约11点30分，安德森的炮兵连与舰上的炮术军官失去了联系，他们只能凭自身判断开火。此时，炮兵连在第二次攻击中幸存下来：一枚近失弹激起约70英尺高的水柱，将10号炮位的所有人员都冲了出来。若非炮架上的防碎片罩，他们恐怕都会被卷入海中。幸亏他们抖落身上的水柱，才得以继续射击。水柱甚至涌到了舰桥。一枚炸弹呼啸而来，舰桥上的所有人都本能地躲到栏杆后面，随即被近失弹溅起的巨浪淋了个透。

袭击过后，到处都是重伤员。那天，很少有军官比随军牧师G.L. Markle看到更多的伤员。他四处巡视，寻找那些奄奄一息的伤员、迷路的人和遭受创伤的人。他回忆说：“我发现四个几乎赤身裸体的人在呼救，他们全身都被严重烧伤了。”一位站在过道里的菲律宾厨师帮Markle把伤员们转移到几张行军床上。他们脱掉伤员们残破的衣物，给他们注射吗啡，并找到水喝。Markle把伤员们交给厨师照看后，便去了医务室。当他回来时，“我看到一名医务兵正在给病人涂抹鞣酸凝胶，并照顾其他伤员，他们大多是大面积严重烧伤的病人。”他站在那里时，越来越多的人从五英寸炮位的炮台上走了进来，有些人是自己走的，有些人则是在战友的搀扶下走的。随后，马克尔被叫去救治重伤的后勤官沃尔特·吉尔摩指挥官。马克尔尝试用人工呼吸抢救他，但无济于事。离开奄奄一息的吉尔摩后，马克尔又被叫去救治负责前线物资收集站的特罗亚科夫斯基指挥官。他严重烧伤，马克尔只能给他注射吗啡。此时，炮手惠瑟姆也严重烧伤，他踉跄着爬上梯子，神情恍惚，处于休克状态。医护兵和马克尔将他抬到舰长室，给他注射了鞣酸凝胶和吗啡。

随后，马克尔前往查看其他伤员。在无线电维修车间附近的一条通道里，他发现四十名伤员躺在铺位上。当他返回舰长室时，发现里面已经烟雾弥漫。舰医官A·J·怀特中校、马克尔和其他人开始将伤员转移到炮台上。他们动作迅速，以至于当烟雾越来越浓时，马克尔才意识到没有人清点过转移的伤员人数。他和怀特戴上防烟面罩，在舰长室里爬行，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人。十五分钟后，炮台被火焰和浓烟威胁。伤员再次被转移——这次是转移到飞行甲板上。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当马克尔顺着绳索滑下离开军舰时，他估计自己亲自救助了20名阵亡人员和65名重伤官兵。

在整个攻击过程中，谢尔曼舰长始终保持冷静。他像跳蛇舞一样左右摇摆着“列克星敦”号航母。但他面无表情，用一种仿佛在客厅里才会使用的平静语气下达命令。他的导航员和舵手沉着冷静地执行着他生死攸关的指令。即便如此，谢尔曼仍然抽出时间关心个别官兵。在海面上，他看到一些跳伞逃生的飞行员在救生筏上为航母加油。附近还有一名落水的飞行员。“把那小子救起来！”谢尔曼喊道。舰桥信号兵迅速将命令传达给附近的一艘驱逐舰，驱逐舰立即调转方向，救起了这位落水的英雄。

有些人落水的方式更为惊险。少尉弗兰克·麦克唐纳的右臂两处骨折，驾驶SBD俯冲轰炸机在“列克星敦”号航母降落时难以控制。降落失败，飞机坠入海中。幸运的是，麦克唐纳和他的无线电员汉密尔顿都被驱逐舰“莫里斯”号救起。

当炮台上的水手们为了保住这艘船的生命而奋力搏斗时，消防水带上的水手们则竭力控制已经造成的损失。有些地方，这艘船已变成扭曲的金属残骸。死者和垂死者躺在烈焰和浓烟之中。许多关键人物已经牺牲——负责密码破译的三名水手中有两人阵亡。但船上的许多部门仍在运转，没有丝毫恐慌。深层甲板上的人们可以通过扬声器了解战斗情况。怀特医生听着从几层甲板上传来的砰砰声、撞击声和尖叫声，平静地对牧师说：“看来这就是战斗了。”军医罗奇中尉在下层甲板照顾病人时，尽管通风口冒出滚滚浓烟，但他仍然觉得“一切都好”。

日军飞机离开后，轮机长亚历山大·容克中校开始收集航母各处的受损报告。除了几处可以快速修复的轻微损伤外，所有机械设备仍在运转。部分机舱和锅炉舱内有油和水。（一小时后，积水被抽出，舱室恢复正常。）有些地方的钢板已经破裂，接缝处出现了轻微渗漏。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轮机舱内没有发生火灾。火灾主要集中在靠近舰长室的主甲板区域。舰体向左舷倾斜了六度，但可以通过将燃油从舰体一侧转移到另一侧来纠正。最令人担忧的损坏是两部升降机，它们都卡在了上升位置。目前，“列克星敦”号只能在甲板上和空中同时进行作业。在拥挤的甲板上，一些严重受损的飞机被抛入海中，其中包括两架被撞毁的SBD俯冲轰炸机。在被送往深海之前，甲板上的船员们拆卸了所有可能有用的东西。螺旋桨和松散的设备被卸了下来，然后残骸被抛入海中。但是，由于转向系统运转良好，发动机仍然能提供25节的航速，“列克星敦”号在炸弹和鱼雷的袭击中幸存了下来，并再次做好了战斗准备。没有人注意到那些将在当天造成致命后果的损伤。

13.目标约克镇

在袭击列克星敦的同时，日军飞机也向约克城号发起攻击。11点18分，当敌方鱼雷机呼啸而来时，约克城号的五英寸高射炮立即开火。第一轮炮火迫使敌机分散成几个小队。其中一组三架飞机领先于其他飞机，在约克城号开火后仅一分钟就投下了鱼雷。三道鱼雷划破左舷后方的水面，紧接着左舷又有四道。巴克马斯特舰长猛打右舵，并下令全速前进。

（全速前进是指舰艇所能达到的最高航速。这种速度非常耗油，通常只能短时间维持，否则发动机就会过热。）舰艇猛然向前冲去，鱼雷从左舷呼啸而过。巴克马斯特舰长一边调整方向躲避鱼雷，一边指挥防空部队疯狂地向空中发射高射炮弹。目睹四架敌机坠落。另一群飞机飞向约克城号的舰尾，在距离航母约8000码时向其右舷后方投掷鱼雷。巴克马斯特指挥约克城号舰尾迎击鱼雷，鱼雷从右舷掠过，毫发无损。在这些三架飞机轮番攻击之后，一架孤零零的鱼雷机从右舷平行飞来。尽管遭到猛烈的防空炮火攻击，这架飞机还是在距离约克城号2000码处投掷了鱼雷。巴克马斯特立即向右急转舵，只见鱼雷划过舰艏。

攻击机不仅遭到航母自身防御系统的火力攻击，还遭到航母舰载机的攻击。重型巡洋舰“波特兰”号的机枪手瞄准了十几架从6000英尺高空俯冲而下的攻击机。直到轰炸机拉起，波特兰号的机枪才停止射击。

鱼雷机之后，11点24分，十五到十八架俯冲轰炸机紧随其后。它们从太阳方向飞来，从左舷到右舷横穿“约克城”号。巴克马斯特指挥“约克城”号转向，有时迎向俯冲轰炸机，有时试图从下方穿过。他高超的驾驶技术使六枚炸弹险些落入右舷的水中。其中两枚炸弹距离目标非常近，甚至能将螺旋桨抬出水面。但有一枚炸弹击中了目标，落在了2号升降机前方的飞行甲板上。炸弹干净利落地穿透了甲板，留下了一个直径14英寸的大洞。它向下穿过3号机库、机库甲板和二层甲板。最后，在撞到一根横梁后，它穿透了三层甲板并在那里爆炸。三十七人当场丧生。这次袭击最严重的后果是，炸弹几乎炸死了轮机维修队的所有成员。不过，至少它没有击中舰艇的任何重要部件。主控室呼叫舰桥，询问是否需要减速。巴克马斯特大声回应道：“绝对不行！我们一定能成功！”

唯一受损的作战设施是约克城号的雷达，它在11点31分停止工作。由于列克星敦号本身也存在无线电和雷达故障，因此只能由约克城号发出“雷达故障，保护舰队”的信号，向战

斗空中巡逻队发出警告。雷达故障很快得到修复。一枚炸弹的爆炸将归航发射机的天线从底座上炸飞。到12点22分，天线已重新安装到位。维修人员没有注意到将天线固定在支架上的铆钉已经断裂。后来，一阵风就能把它吹走。

11点32分，最后一架俯冲轰炸机飞过航母上空，进行了最后一次机枪扫射，随后在猛烈的防空炮火中离开。茫茫大海中央，受伤的航母突然陷入一片诡异的寂静。但它们的引擎仍在运转，航母仍然漂浮在水面上，仍在航行。11点40分，一名军官在“约克城”号航海日志上写道：“本舰发射最后一炮。”只有“列克星敦”号升起的浓烟预示着，一切并不如预期般平静。

但高空中的平静却不那么明显。12点25分，飞行员开始报告有飞机接近。有些是攻击日本舰船后返航的飞机；有些是零式战斗机。不到十分钟后，约克城号又派出了三架战斗机。随后传来17英里外发现不明目标的报告。“野猫红”中队的指挥官命令一架飞机跟踪它，因为那几乎可以肯定是一架零式战斗机，正等着拦截返航的TF-17特遣队飞机。

随着空战逐渐平息，菲奇开始为下一阶段的战斗做准备。在列克星敦，飞机降落后进行了加油和重新装弹。到12点43分，已有14架飞机重新升空。

尽管两艘航母都在袭击中幸存下来，但战斗空中巡逻队未能击落来袭敌机，这令舰员们普遍感到失望。“约克城”号的“野猫”橙色战斗机未能拦截任何来袭敌机——其唯一的战果是在袭击之后取得的，击落了一架零式战斗机和一架轰炸机。“野猫”棕色战斗机的表现稍好一些，成功击落了一架俯冲轰炸机，阻止其投弹。在袭击发生前，只有三架战斗空中巡逻机与敌机交火。

14.在枪林弹雨中保持镇定

当“约克城”号和“列克星敦”号与一支被误判的敌军交战时，克雷斯则在上午监视着乔马德海峡。一架来自德博因群岛的水上飞机于12点40分发现了他的踪迹，另一架日本飞机于13点15分报告发现了它。误判的惯例仍在继续，克雷斯的舰队被报告为包括两艘航母。这本应是高木的突击舰队的任务，但他当时距离克雷斯490英里。他向井上报告说，他要到第二天才能发起攻击。井上决定不等高木，因为克雷斯的舰船已进入拉包尔陆基飞机的射程。他派出了19架96式轰炸机和12架鱼雷轰炸机去击沉克雷斯的舰船。两小时后，飞行员报告说一艘战列舰被击沉，一艘战列舰和一艘航母严重受损。这又是飞行员们的臆测，因为克雷斯的舰队毫发无损。与此同时，他的防空部队击落了四架日本战斗机。在躲过日军的攻击后，克雷斯又遭到美国陆军轰炸机的袭击，轰炸机误将他当成了入侵部队。他的舰船再次毫发无损。但所有这些敌机足以让克雷斯意识到，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继续留在原地是不安全的。他向东南方向移动，以拉开与日军航母可能位置的距离。

15.列克星顿战役的结束

但珊瑚海海战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敌机在那天早晨撤离后发生的那件事。列克星敦号上的官兵们永远不会忘记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当时是12点47分。约翰斯顿正在船舱里整理当天早晨的战况，准备发给家乡的报社。突然，他感到一阵剧烈的震动。笔尖滑过纸面，钢笔、铅笔和办公桌上的各种文具纷纷掉落在地。约翰斯顿那天感受到了每一枚炸弹和每一枚鱼雷的冲击，但这次却截然不同。这次的震动要强烈得多，仿佛来自舰船深处，如同地震或火山爆发一般。约翰斯顿立即出发去查看情况。

约翰斯顿下到船舱里时，闻到了火和烟的味道。当他到达三层甲板下的初级军官餐厅时，他看到一团火光映照着火苗。在摇曳的火光中，一些水手正在操作化学灭火器。另一群人正费力地从主水管上拉出一根巨大的软管。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浓烟。约翰斯顿呛得喘不过气来，而且没有戴防烟面罩，只好退了回去。

爆炸发生时，威廉姆森中尉正在中央车站。爆炸的冲击波将他抛向护栏，护栏断裂，他被甩到一台配电盘上。他被一股他形容为“飓风般猛烈的狂风”牢牢地压在配电盘上。一股燃烧的颗粒从他身边呼啸而过，刺鼻的烟雾让他喘不过气来。威廉姆森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耀眼的闪光让他几乎失明——但他能听到附近房间里传来人们的尖叫声。他大声喊着让他们保持冷静，屏住呼吸，然后通过狭小的逃生舷梯爬到机库甲板上。在黑暗中，这些惊恐万分的士兵们嘴巴被烟雾灼伤，肺部呼吸困难，他们跟着威廉姆森一步一步地爬上逃生舷梯，最终抵达了安全的飞行甲板。

舰桥上，没有人对发生的事情有任何怀疑。舰体深处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爆炸。与中央站的所有通讯都被切断了。中央站位于舰体中心深处，本应是防御最严密的区域之一，因为损管行动都从那里指挥。但今天，这个至关重要的站点却首当其冲。遇难者中包括损管官霍华德·希利指挥官。

唯一还能用的电话是通往机舱的声控电话。莱克星顿号处境危急的一个迹象是前部消防总管完全失压。另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是舵角指示器失效，它原本可以告诉谢尔曼船长的指向。虽然舵手还能掌舵，但他只能通过位于船体深处、靠近驱动舵的巨型撞角处的辅助电话系统来了解舵的指向。

起初，谢尔曼舰长和舰桥上的军官们以为是一枚延时炸弹爆炸了。但当损管小组仔细检查后，可怕的真相浮出水面。早前的炸弹和鱼雷袭击（甚至可能是那些近失弹）已经削弱了燃油舱钢板的接缝。自那以后，燃油蒸汽就一直在泄漏到舰体下部。之前的损管检查中无人察觉到这一点——如果他们发现了，就可以将燃油舱内的燃油排空。现在，整艘舰艇的底部都充满了爆炸性蒸汽。

执行官塞利格曼中校当时正在检查之前几处火灾的扑灭情况，爆炸随即发生。他确信一切已在控制之中，于是决定去医务室和急救站看看。当他把头探进医务室的舱口时，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爆炸，被抛出了舱口。塞利格曼虽然有些惊魂未定，但并未受伤。他认为，查明爆炸原因比检查医务室更为重要。他离开医务室后，发现一条通道里燃起了熊熊大火，炮术办公室附近也有一处更严重的火情，但除此之外，没有更严重的火灾发生。二层甲板上的情况似乎可以控制，丝毫看不出下层甲板正处于火海之中。

控制损失成了舰艇的首要任务。水手们冲向还能喷水的软管，奋力扑灭火焰，尽管水压正在迅速下降。但主火势仍在向舰尾蔓延。火势越蔓延，舰桥就越发孤立，与舰艇各处的通讯也相继中断。在下方，低沉闷闷的爆炸声伴随着奋力灭火的水手们——这些爆炸究竟是蒸汽爆炸还是五英寸炮弹引爆，至今仍是谜。

船上每个人都有急事要处理，但补给官威廉姆斯中尉却有一件格外棘手的事。他的办公室保险箱里存放着超过30万美元的士兵薪饷。他急切地想在钱化为灰烬或随船沉没之前把它抢救出来。他动身去取钱，却发现通往办公室的路被几处小规模爆炸堵住了。

尽管爆炸威力巨大，但“列克星敦”号的大部分设施仍能正常运转。第一次爆炸发生仅五分钟后，一些SBD俯冲轰炸机就完成了加油，并起飞搜寻四处劫掠的零式战斗机。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下午1点发布的损管报告称，舰体保持平衡，三处火点已被扑灭，舰长室仅剩一处火点。（一小时后，该报告被更正，称火点尚未完全扑灭。）然而，在下层甲板，当罗奇医生试图前往机库甲板时，却发现道路被充满油水的舱室堵塞。他绕了一大圈才最终到达甲板。甲板上一片漆黑，烟雾弥漫。他的部下立即出发搜寻伤员，不久后，威廉姆斯中尉带着他从中央站救出的伤员赶到。许多人伤势过重，罗奇医生弯腰检查时，他们已经死亡。其他伤员则在昏暗的应急灯光下接受救治，他呼吸着令人窒息的空气。当罗奇忙着给烧伤者涂抹鞣酸凝胶、止血并试图帮助那些几乎被爆炸气体窒息的人缓解呼吸困难时，谢尔曼则在舰艏不时地调整“列克星敦”号的航向，以便飞机起降。从外面看，“列克星敦”号仍然像一艘正常的、正在服役的航母。

“列克星敦”号上的医疗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工作，却在救治和撤离伤员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果。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怀特医生及其团队预见到了各种困难——尤其是将伤员

转移到中央治疗区的难题。因此，早在袭击开始之前，医疗队就已经分散在船上的各个急救站。他们配备了基本的外科手术设备，可以进行一些小型手术。只有重伤员才会被送往主手术室。

就在TF-17战机与来袭的零式战斗机激战之际，弗莱彻首次提出撤退。他向菲奇发出信号：“鉴于敌方战斗机优势明显，且航母未受损，我建议撤退X号。你觉得如何？”他的计算轻而易举。约克城号上有七架战斗机、十一架俯冲轰炸机和八架鱼雷机。如果他要发动第二次攻击，就必须派出战斗机掩护攻击机，同时还要留出战斗机保卫约克城号。至于列克星敦号，他意识到它的状况正在每况愈下。或许他暗自预感到，不久之后，列克星敦号就会发出求救信号。总而言之，第二次攻击已不可能。13时34分，弗莱彻最终决定撤退。他向菲奇发出信号，两艘航母将在“所有飞机都回收或彻底放弃希望”后向西南偏南方向驶去。当时弗莱彻以为他要撤退，以便让航母做好第二天再次进攻的准备。然而几个小时后，事态的发展彻底终结了继续战斗的希望。十分钟后，“约克城”号发出信号，称除那些被认为已经损失的飞机外，其余飞机全部找回。

大约在此时，与“列克星敦”号辅助系统的所有通讯都中断了。谢尔曼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与舵机旁的士兵保持联系。为此，他从舰桥到四层甲板下的舵机系统，排起了一条450英尺长的队伍。他的所有命令都是沿着这条人墙逐人传递的。

与此同时，谢尔曼意识到火势十分严重，其中一部飞机升降机开始泛起暗红色的光芒。下方，大火吞噬了舰船的主缆。所有灯光都已熄灭，船员们在浓烟弥漫的深处艰难地使用着微弱的战斗灯。这艘军舰正在缓慢而无情地走向毁灭。

下午两点过后不久，“列克星敦”号航母上最后一架幸存的攻击机降落。（其他飞机已降落在“约克城”号上。）这最后几架飞机的降落也颇为惊险：七架鱼雷机燃料严重不足，在未执行识别程序的情况下接近目标。它们被误认为是敌机，遭到短暂射击，但最终安全降落。当“列克星敦”号上最终清点返航人员时，奥尔特仍未归来。三名侦察兵失踪，他们报告说找不到航母。

弗莱彻准备将两艘运输船南下不到一个小时，他的计划就戛然而止。下午2点45分，正在忙着救治病人的怀特医生被一股力量抛出门外。莱克星顿号再次发生爆炸。怀特医生脚踝骨折，肩膀也严重受伤，但他一瘸一拐地回到病房继续救治病人。三个小时后，莱克星顿号的最后时刻到来时，他仍然陪伴在病人身边。约翰斯顿认为这次爆炸“异常猛烈”，并在笔记本上预言般地写道：“结束了”。

威廉姆森再次身处事件中心。当时他正站在舷窗旁，突然浓烟烈焰喷涌而出。和上次一样，他毫发无损，并指挥救援人员从机修车间撤离，爆炸似乎就发生在那里。霍斯中尉和

罗克韦尔少尉救出了11名受伤的水兵。他们被安置在飞机搬运车上，推到机库甲板的尽头接受紧急医疗救治。

第二次爆炸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航母长达300英尺（约91米）的范围内，厚重的水密门被炸飞，舱盖也被从螺栓上扯了下来。大部分水密舱室不复存在，航母内部的气流完全失控。浓烟和火焰肆意蔓延。由于供水管道破裂，灭火工作几乎无法进行。而对于仍在机舱内值守的人员来说，由于电力中断导致通风机停止运转，舱内温度飙升至150华氏度（约66摄氏度）。

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奋战到最后一刻，浓烟迫使他们将病人转移到舰长室。在那里，他们又坚持了两个小时，竭尽全力挽救生命，减轻痛苦。浓烟再次袭来，他们不得不转移，这次转移到了前部飞行甲板，伤病员随后从那里被驱逐舰送走。

第二次爆炸发生时，塞利格曼正在左舷组织损管工作。他已经切断了装甲甲板上方的左舷燃料供应。现在，他下令向左舷燃料控制室注入水和二氧化碳。情况看起来十分危急，但塞利格曼仍然坚信这艘船可以获救。

他因吸入浓烟而虚弱不堪，挣扎着爬上了飞行甲板。就在他踏上柚木甲板的那一刻，第二声巨响震动了整艘军舰。他瞥了一眼前方的升降机井，只见浓烟烈火正从平台边缘的缝隙中喷涌而出。水手们用水管扑灭了火焰。火势似乎有所减弱。

下方，火势蔓延至机库区域。塞利格曼命令木匠诺瓦克确保机库甲板上的洒水器已开启。随后，他命令炮术军官、海军中校E·J·奥唐纳尝试用水管从两个舷窗（其中一个用于分发食物的升降机）灌入，以淹没指挥员区域。奥唐纳还负责用水管向已准备就绪的鱼雷弹头喷水。

塞利格曼和他的部下竭尽全力地坚持灭火，但机库内的温度越来越高，火势也向后蔓延。最终，他们不得不放弃机库甲板，任由大火吞噬——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甲板上许多伤病员必须转移到甲板上。

下午2点45分，谢尔曼意识到“列克星敦”号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舰艇损管能力的范围。他向“约克城”号发出信号：“发生了严重爆炸。”两分钟后，“约克城”号与“列克星敦”号失去无线电通讯，并接管了舰载机的无线电通讯。无线电日志随后记录了接下来令人绝望的局面：

14.52 列克星敦致 CTF 17：“火势未得到控制”

14.56 列克星敦号致第17特遣部队（升旗）：“这艘船需要帮助”

15.00 CTF 17 致列克星敦：“有哪些切实可行的援助？”

15.01 CTF 17 致列克星敦：“你能发射多少架战斗机？你能起降多少架飞机？”

15.06 约克城号试图联系列克星敦号的5V53号飞机，告知其屏幕上显示着他（无应答）

15.15 列克星敦至约克镇：“找回我们目前在空中的14架飞机”

15.18 列克星敦号致CTF：“如有必要，请安排舰船待命接应人员”

驱逐舰被派往支援列克星敦号。

到三点半，列克星敦号的火势已经失控，雷达失灵，陀螺仪控制系统也失效了。飞行甲板上的飞机也无法进行维修。战斗机指挥权已移交给约克城号，但列克星敦号的所有空中标绘员仍然坚守岗位。直到浓烟逼近，雷林中尉和他的参谋人员才离开空中标绘室。

当“列克星敦”号承受着最后的痛苦时，不断有被击落、燃料耗尽或迷路的飞行员发来无线电讯息。他们孤零零地漂浮在茫茫大海中，周围没有任何船只或岛屿，开始接受自己所处的困境。有些人向战友发出告别信息；有些人则向再也见不到的亲人发出信息。

早在下达弃舰命令之前，“哈曼”号驱逐舰就开始从水中救起“列克星敦”号上的水手。他们从飞行甲板上大约六十英尺高的落差处，手拉手顺着绳索或攀爬摇曳的渔网，一步步地落水。在水中，“哈曼”号的水手们围着奄奄一息的“列克星敦”号，将第一批幸存者从温暖的海水中拉了出来。其他人则乘坐捕鲸船和小艇抵达。到当天结束时，大约有500名“列克星敦”号上的水手挤满了这艘驱逐舰的通道和甲板。

下午四点，列克星敦号航母上仅存的一台运转正常的发动机也发出呜咽声停止了运转。海军中校迈克·科芬在令人窒息的高温和污浊的空气中几乎昏厥过去，他仔细检查了所有停止运转的机舱，确保它们安全关闭。他的部下做得很好：燃油供应被切断，蒸汽阀门也已打开。甲板上的水兵们被列克星敦号巨大的水管锅炉喷出的蒸汽发出的雷鸣般的轰鸣声震得耳鸣。接下来，科芬中校和轮机长海涅·容克斯中校带领水兵们穿过狭窄的通道，爬上应急梯，到达安全的飞行甲板。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队正在排队等待下到机舱灭火的水兵。

谢尔曼舰长仍然不愿弃舰。尽管如此，他还是下令准备好救生筏，并固定甲板上的所有飞机。下午4点30分，水压终于耗尽。“列克星敦”号再也无法扑灭自身的火焰。谢尔曼仍在坚持，他呼叫弗莱彻，请求派遣几艘驱逐舰前来支援，以便使用它们的泵和水管。“莫里斯”号率先抵达。很快，两队水手便开始用水管扑灭甲板上的火焰。但“莫里斯”号的水泵对于“列克星敦”号庞大的船体来说太过强大，如同雨滴落在熊熊燃烧的篝火上。下方不断发生的爆炸进一步暴露了这种努力的徒劳。然而，直到谢尔曼得知储存在机库甲板上的弹头温度高达1400华氏度时，他才最终承认战斗已经失败。这艘军舰如今已是一颗定时炸弹，而引信的期限却无人知晓。

随着弃舰宣告时刻的临近，列克星敦号被三艘驱逐舰——莫里斯号、安德森号和哈曼号——逆时针环绕包围。安德森号试图系泊在倾斜的列克星敦号上，但只能放下两艘救生艇，

随后便撤离。救生艇很快挤满了可怜幸存者。当天结束时，该舰共救起17名军官和360名士兵。

谢尔曼仍然坚持。他于16:57发给约克镇的最后一条消息写道：“列克星顿的情况如下：火势未得到控制，失去所有电力，情况没有好转。”

五点七分，菲奇上将俯身从上层阳台上向下喊道：“泰德，咱们赶紧让船员下船。”弃船命令几乎只是走个形式，因为几乎所有幸存的船员都已经登上了飞行甲板。谢尔曼说，这是“我做过的最艰难的事”。菲奇上将把救援指挥权移交给了护航部队指挥官托马斯·金凯德上将。

就在谢尔曼的号令响起的那一刻，船身猛地向左舷猛地一晃，仿佛在警告水手们，离终点不远了。数百名水手顺着绳索一节一节地滑下去。最后二十英尺——绳结解开了。湿滑油腻的绳索让手不堪一击。有些人直接坠落，有些人则稳稳地落了下去。当他们落入水中时，汹涌的波涛拍打着他们，不时将他们卷入海中。有些人很快被救起，有些人找到了救生筏。而像十七岁的塞西尔·威斯韦尔这样的水手，则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漂流了两个小时，甚至连一个同伴的影子都没见到。

救援行动并不轻松。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挤满了人。救生艇和救生筏随处可见。救援船只随时可能与航母、彼此或小型船只相撞。离开事发地点也并非易事。“莫里斯”号在七点十四分试图离开时，甲板上已经超载。她几次试图倒车才最终脱身。但当她最终离开时，挡风玻璃的一部分已经脱落，探照灯也损坏了，前桅杆也断了。

机械师奥兰多·卡普拉雷斯永远铭记着那一天。他回忆说，那“就像一部恐怖电影”。他走到飞行甲板边缘，向下望去。卡普拉雷斯水性很好，也很强壮，但这一次，他却犹豫了，因为他想到了60英尺（约18米）深的落差。他找到一根绳子，滑入温暖的海水中，游向一艘驱逐舰。当他试图爬上去时，却被推了回来——驱逐舰已经超载了。他仍然穿着鞋子和工作服，游到一艘橡皮筏旁，紧紧抓住筏沿。三个小时后，当“新奥尔良”号在黑暗中发现他时，他仍然在那里。

海军陆战队下士文森特·安德森和他的战友们决定用绳索系在水里，等着救援船来接他们。但下水后，安德森开始后悔待在航母附近。他把救生衣交给另一名水兵，然后游向他之前看到的一艘救生筏。很快，他就开始后悔自己的冒险。救生筏一次又一次地被波浪遮蔽。他不停地游，但救生筏似乎并没有靠近。最后，筋疲力尽的他终于游到了救生筏旁。过了五分钟，他才勉强爬了进去。里面没有桨，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他和他的战友们很幸运，不必在那里待太久。但更惊险的事情还在后面。一艘小艇的舵手扔给他们一根绳子，结果

绳子缠住了小艇的螺旋桨。两艘船现在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无助地漂浮着。轮到舵手遭殃了。他跳入海中，经过几次潜水，终于割断了绳索。

下午5点40分左右，又有两艘驱逐舰——菲尔普斯号和杜威号——抵达。从菲尔普斯号的舰桥上，贝克中校看到大量人员仍然紧紧抓住救生筏和橡皮艇。其他人则在水中游动。还有一些人仍在从“列克星敦”号的舷侧爬出来，尽管大部分飞行甲板和上层建筑已被火焰吞噬。菲尔普斯号舰体上不时传来弹药爆炸的声响，伴随着火焰的咆哮和海浪的拍击。

大火肆虐，吞噬了约翰斯顿船舱里一件珍贵而独特的物品。他船上有一台唱片录音机，战时他用它录制了与海上海军军官的第一批对话。一张唱片都没能幸免于难。

下船过程井然有序，等候的救生艇优先运送伤员。事实上，由于每艘驱逐舰只有一艘长艇，下船过程既有序又缓慢。（和平时期舰艇配备的救生艇更多，但战争时期却成了奢侈品。）航母边缘人山人海，一些士兵甚至不愿顺着绳索下去，而是选择等待绳索和海面不那么拥挤时再下船。另一些士兵仍在忙着完成最后的几项任务。一些人抢救了20毫米炮管和弹药，并将它们交给驱逐舰。另一些人则担心5英寸炮弹在甲板上爆炸，便将它们扔到海里。还有一些人则顾及自身的需求——自早餐后就没吃过东西了——于是从食堂里往头盔里倒了一加仑装的冰淇淋。在等待下船的间隙，他们站在飞行甲板上，享用了12个小时以来的第一顿茶点。

到下午六点，几乎所有人员都已离开航母。菲奇海军上将顺着绳索滑下，留下谢尔曼和塞利格曼负责监督“列克星敦”号的最后时刻。两人尽职尽责地搜寻着甲板。在左舷炮台后方，谢尔曼发现一些士兵没有听到弃舰命令。直到他正式解除他们的职务，他们才离开。在此之前，一级军士长佩顿高喊：“伙计们，让我们为舰长欢呼三声！”谢尔曼指挥他们前往右舷，那里更容易逃生。

与纳尔逊不同，谢尔曼上战场时并没有穿着他最好的制服。当他意识到军舰即将沉没时，他匆匆赶回应急舱，出来时戴着他最珍贵的那顶饰有厚重金边的军帽——他知道在战争中这顶帽子很难找到替代品。此时，谢尔曼确信他和塞利格曼是这艘航母上仅存的幸存者，于是命令塞利格曼离开。他目送着他的副官顺着绳索消失在海中，奋力游向一艘机动捕鲸船。

谢尔曼上校在一战期间曾担任O-7号潜艇艇长，并因此荣获海军十字勋章。他于1940年6月13日正式就任“列克星敦”号战列舰舰长。1942年2月，他击退了18架日军飞机的攻击，荣获金星勋章，其表现被誉为“辉煌”。同年3月，他因参与萨拉毛亚和莱城战役而获得嘉奖。而他在5月7日至8日所经历的种种磨难，最终为他赢得了功绩勋章。

谢尔曼独自一人站在即将沉没的航母上，沉浸在这令人清醒的时刻。他后来写道：“燃烧殆尽的战舰的景象既壮丽又令人悲伤。舰上官兵都英勇作战，可惜最终还是沉没了……她战死沙场，而我军刚刚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列克星敦号及其舰载机群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思绪被舰体中部升降机附近又一次剧烈的爆炸打断。碎片四溅，谢尔曼意识到是时候离开了。他顺着绳索滑了下去。他游到附近的一艘小艇上，很快被转移到一艘驱逐舰上。当驱逐舰驶离时，附近的士兵们爆发出三声响亮而真挚的欢呼。

尽管永远无法确定“列克星敦”号上所有失踪人员的最终命运，但谢尔曼上尉确信，在救援行动中没有人溺水身亡。这艘巨型航母上的所有死亡都是由炸弹和火灾造成的。在2951名官兵中，超过92%的人获救。

尽管“列克星敦”号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却丝毫没有沉没的迹象。弗莱彻命令“菲尔普斯”号将其击沉，以免落入日本人手中。海军中校丹尼尔和海军少尉罗伯特·斯威特首先对周围海域进行搜索，寻找可能的幸存者。他们勇敢地在舰首、舰尾和舷侧近距离搜寻，此时又有两起爆炸将碎片抛向空中。

菲尔普斯号随后驶至列克星敦号左舷1560码处，向50英尺深处发射了三枚鱼雷。第一枚鱼雷击中目标，在舰桥附近爆炸。第二枚鱼雷击中舰体中部，但未爆炸。第三枚鱼雷再次击中舰体中部。坚韧的列克星敦号似乎在水中稍稍下沉，但似乎不愿沉没。金凯德少将命令贝克号驶近至1200码处，并将瞄准角度调整为60度。第四枚鱼雷似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随后，第五枚鱼雷成功命中目标。几乎就在鱼雷爆炸的同时，列克星敦号便沉入水下，舰首下沉，向左舷倾斜。时间是19点52分。即使在水下，列克星敦号也不愿悄无声息地沉没。两声巨大的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席卷大海，方圆十英里内的每一艘船只都能清晰地感受到震动。

“列克星敦”号是美国第一艘在战斗中沉没的舰队航母。自下水以来，她航行了34.5万英里，其中43311英里是在珍珠港事件后航行的。无线电工程师J·E·马蒂斯有幸成为最后一位降落在她甲板上的飞行员。

除了损失“列克星敦”号航母外，对弗莱彻来说，这又是损失惨重的一天。他损失了16架F4F3战斗机、28架SBD2俯冲轰炸机和13架TBD1鱼雷轰炸机。傍晚六点半，弗莱彻的舰队以14节的航速向东南方向迂回航行。他向“谢尔曼”号发出信号，要求在“列克星敦”号被击沉后跟进。晚上8点27分，最后一批舰艇与弗莱彻会合。第17特遣舰队停止迂回航行，调整航向至185度，驶离了战区。

尼米兹听说了当天的战果，但并不知道“列克星敦”号被击沉的消息。他在一份贺电中赞扬了弗莱彻的功绩，贺电内容如下：“祝贺你在过去两天取得的辉煌成就。你的英勇行动

赢得了整个太平洋舰队的钦佩。你、你的军官和官兵们都做得非常出色。你们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并维护了海军的优良传统。”

高木在5月9日和10日上午搜寻美军舰船，准备发起攻击。除了漂流的“尼奥肖”号之外，他一无所获，于是放弃搜寻，转向北方的拉包尔。井上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部队现在可以自由地攻占莫尔兹比港了。珊瑚海海战至此结束。

16.尼奥肖救援

但还有一件未竟之事：尼奥肖号。自5月6日以来，第17特遣部队就再也没有见过它，5月7日无线电联系也中断了。5月8日黎明，尼奥肖号和西姆斯号的幸存者挤在倾斜了30度的油轮甲板上。湿滑的甲板上满是油污和海水，船员们也浑身湿透。仅有的少量淡水被留作饮用。与此同时，船员们徒劳地试图用海水冲洗掉身上的油污，结果却只得到一滩黏糊糊的油污。

菲利普斯船长船上有16名军官和93名船员，其中包括24名伤员。如果他们不得不弃船，就得挤进三艘救生艇（其中一艘漏水很严重）——每艘艇要挤41个人。这简直难以想象。于是，船员们开始在“尼奥肖”号上拆卸能找到的所有木材，用来制作木筏。

下午，一位闲散的船长查看了尼奥肖的位置。糟糕！他发现前一天交给TF-17的坐标是错的。现在，救援船找到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5月9日伊始，先是举行了一些葬礼。菲利普斯船长确信，生存的关键在于离开这艘船，驶向陆地。弗布鲁格中尉开始尝试放下其中一艘机动艇，但由于船上没有电力，这项任务最终失败了。与此同时，尼奥肖号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它报告的位置越来越远。

又一个阴雨绵绵、令人难熬的夜晚在甲板上度过，五月十日黎明到来。菲利普斯船长眼见“尼奥肖”号正在逐渐下沉。他不敢把弃船的决定拖到太晚，毕竟船上还有那么多船员。这时，中午十二点半，传来一阵微弱的嗡嗡声。一架澳大利亚的哈德逊式飞机缓缓出现在视野中。“尼奥肖”号的辅助发电机还在运转。一名水手抓起探照灯，发出“尼奥肖”的信号。哈德逊式飞机也回过神来，询问船只是否遇险。菲利普斯回答说确实如此，但哈德逊式飞机没有回应。他们是否理解了信号？随后，哈德逊式飞机消失在了海面上。但菲利普斯对获救充满信心，于是允许使用一些宝贵的燃料（之前一直留作信号用途）准备一顿热腾腾的午餐。

于是，5月11日到了——距离“西姆斯”号沉没和“尼奥肖”号受损已经过去了四天。菲利普斯距离下令弃船只剩几个小时了，就在这时，11点30分，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小黑点。随着它靠近——是敌是友？——轮廓逐渐清晰，原来是一架美国PBY水上飞机。它绕着油轮盘旋了两圈，然后消失在南方。船员们怀着既希望又恐惧的心情等待着。

一小时后，有人喊道：“有船！”望远镜迅速出动。影像渐渐清晰起来。那是驱逐舰“亨利”号。菲利普斯发出信号：“该舰已完全沉没，正在逐渐下沉。你们有什么命令？”“亨利”号回答：“没有命令。”然后又说：“加快幸存者转移。”下午2点15分，最后一名船员离开了“尼奥肖”号。“尼奥肖”号上的109名船员和“西姆斯”号上的14名船员获救。剩下的任务就是击沉“尼奥肖”号。这艘船非常顽强。第一枚鱼雷没有爆炸。第二枚鱼雷在船体中部爆炸，但“尼奥肖”号仍然没有沉没。最终，亨利号发射了146发五英寸炮弹，才将她送入沉船的海底。

五天后，日军正式取消了“MO作战”。美国付出如此惨重代价才取得的胜利，至此圆满结束。

16. 潮水转向

5月9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标题纯属夸张:“日本在太平洋大战中被击退,17至22艘舰艇被击沉”。这与日本媒体的报道截然相反,后者声称两艘美国航母和数艘战列舰被击沉。显然,双方都决心歪曲事实。希特勒先生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他所了解的事件版本后,认为美国人的末日已经来临:“美国军舰恐怕不敢再与日本人交战了。”5月10日,《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标题更为准确,报道“入侵舰队溃散”,尽管该报同时刊登了美国方面的声明,称没有航母或战列舰损失。海军部拒绝发表完整声明,加剧了这些混乱的报道。其理由是中途岛海战。海军部知道中途岛海战迫在眉睫,因此决心让日本人摸不透美国究竟能部署多少艘航母。直到中途岛海战之后,海军部才承认列克星敦号战列舰在珊瑚海海战中沉没。

撇开臆想的损失不谈,实际数字表明,美军的损失远大于日军。美军损失了:一艘舰队航母、一艘驱逐舰、一艘油轮、543名官兵和66架飞机。日军损失包括:一艘轻型航母、一艘驱逐舰、图拉吉岛附近的一些小型舰艇、1074名官兵和92架飞机。此外,“翔鹤”号航母因大修而停航至7月中旬,而“瑞鹤”号航母则直到6月12日更换舰载机后才恢复作战能力。因此,这两艘航母都错过了中途岛海战。如果它们参战,太平洋战争的进程或许会截然不同。

关于珊瑚海海战的胜负,以及这场海战是否算作平局,人们已经著述颇多。单从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来看,日本似乎占了上风。但伤亡和损失与胜利关系不大。胜利意味着实现战略目标。就日本而言,其战略目标是夺取莫尔兹比港,以此作为海空作战基地,从而巩固其帝国的边界。而日本在这方面彻底失败了。美国的战略目标早在金任命尼米兹时就已明确,即“通过萨摩亚、斐济群岛和新喀里多尼亚,维持西海岸与澳大利亚之间的生命线”。弗莱彻和菲奇正是这样做的。珊瑚海海战对美国来说是一场毫无争议的胜利。

尼米兹毫不怀疑他的舰队取得了胜利。他写道,这场胜利“对盟军事业具有决定性和深远的影响”。他对弗莱彻赞不绝口,称其“巧妙地运用了所掌握的情报”。他还赞扬了“官兵们展现出的卓越精神和坚定决心,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促成了接连不断的辉煌胜利”。谢尔曼也持相同观点,他写道,珊瑚海海战是“一场战术和战略上的胜利.....现代日本海军此前从未战败”。这场战役是“战争的转折点,也是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胜利并不意味着这场战役没有值得吸取的教训。尼米兹对轰炸瞄准器起雾的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他称之为“三天战斗中最突出的装备缺陷”。他呼吁加强炮兵和空军人员的训练，并增加战斗机以保护航母。他还批评了“老旧的鱼雷机”以及许多炸弹和鱼雷未能引爆的问题。

谢尔曼上校在撰写未来航母作战建议时，也重点关注航母的防空能力，这并不令人意外。他写道，所有航母都应配备全部27架战斗机。经验表明，战斗机飞行高度过低，距离航母过近。当预计会遭到俯冲轰炸时，战斗巡逻的高度应保持在20000英尺。至于反鱼雷巡逻，其范围不应超过3000码，高度也不应超过3000英尺，以便同时应对高空和低空攻击。他还呼吁“尽快为航母配备性能更优异的战斗机和鱼雷机”。

但这场战役也证明了美军在技术上的总体优势——随着美国强大的工业力量投入战争生产，这一优势只会越来越大。舰上相对原始的雷达系统运行良好。（与六个月前珍珠港的雷达灾难形成鲜明对比。）敌我识别系统（IDFO）证明了其价值。ZED Baker 制导系统帮助许多飞机安全返回航母。一项特别的创新被证明非常有效：飞机上的自密封油箱。数十架飞机带着弹孔返回航母。如果没有自密封技术，这些飞机都无法幸存。而“列克星敦”号的沉没实际上证明了航母的坚固性。它经受住了炸弹、鱼雷和多次巨大爆炸的考验，仍然没有沉没。美国的技术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诚然，美国飞机过于脆弱和缓慢，但新型号已经在研发中。

但美国人从这场战役中学到的最深刻的教训是航母的威力。金曾建议尼米兹派遣一些战列舰前往珊瑚海。如果他听从了建议，这些战列舰就不会发挥作用。满载快速、火力强大的飞机的航母才是未来的武器。珊瑚海战役的经验使美国人开启了长达三年的海上霸权，而这场霸权几乎完全依赖于他们的航母和潜艇。珊瑚海战役的教训也宣告了日本新近建立的帝国的终结。

如果您喜欢《珊瑚海1942》，请在亚马逊和 Goodreads 上留下评论，分享您的想法。

[订阅我们的新闻简报](#)，即可享受更多折扣阅读优惠，并获赠免费电子书。

为什么不在[推特上关注我们呢？](#) [Facebook](#) 关注[Instagram](#)，获取更多精彩图书资讯。

17. 资料来源

本书主要依据参战美军舰艇的作战报告撰写而成。以下列出了这些报告及其他参考资料。

Borneman, W R. 2012. 《海军上将》。纽约：Little, Brown & Co.

霍林, A A. 1971. 《列克星敦号沉没记》。机械堡：斯塔克波尔出版社。

Hoyt, E P. 1975. 《蓝天与鲜血》。纽约：ibooks。

Johnston, S. 1943. 平顶女王。伦敦：Jarrolds。

Lundstrom, J B. 1990. 第一队。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

Morrison, S E. 1949. 美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战史，第四卷。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

谢尔曼, F C. 1950. 战斗指挥。纽约：EP Dutton & Co.

Stafford, E P. 2002. 《大E：企业号航空母舰的故事》。海军学院出版社。

Leu, D. 尼奥肖号航空母舰(AO-23)。 http://www.delsjourney.com/uss_neosho/coral_sea/coral_sea_interview.htm。

Thomas, D A. 1978. 日本的海上战争。伦敦：Andre Deutsch。

美国陆军二战战役：菲律宾群岛。军事历史中心出版物72-3。 <http://www.history.army.mil/brochures/pi/PI.htm>

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无日期。《麦克阿瑟在太平洋的战役》第一卷。

美国海军战斗叙述，1943年1月8日。

阿斯托里亚号航空母舰作战报告。

“切斯特”号潜艇作战报告。

“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作战报告。

“尼奥肖”号驱逐舰行动报告。

新奥尔良号航空母舰作战报告。

“波特兰”号航空母舰作战报告。

“西姆斯”号驱逐舰行动报告。

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作战报告。

Willmott, H P. 1983. 《屏障与标枪》。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

18. 延伸阅读

关于珊瑚海海战的书籍在叙述方式上差异很大。若论氛围营造，约翰斯顿的《平顶女王》和霍伊特的《蓝天与鲜血》堪称最佳。斯蒂尔和怀特合著的《珊瑚海1942》（Osprey出版社，2012年）则以其详尽的技术细节和精美的插图而著称。内容最全面的当属《第一队》，但其细节有时反而掩盖了故事本身。

20. 地图

珊瑚海战役的最佳地图出现在《麦克阿瑟将军报告：麦克阿瑟在太平洋的战役》第一卷第48页。该书可在以下网址找到：

<http://www.history.army.mil/books/wwii/MacArthur%20Reports/MacArthur%20V1/ch03.htm#b3>

19. 引文

1. 撤退和失败

“撤退和失败”：谢尔曼 1950 年，第 65 页；“惨败”，谢尔曼 1950 年，第 92 页；“毫无准备”：谢尔曼 1950 年，第 69 页。

3 尼米兹设下陷阱

“一条生命线”：Borneman 2012，第 221 页。

4 通往战场的道路

“摧毁敌人”：Thomas 1978，第 141 页。

6. 黎明时分下山

“这很公平”：美国海军战斗记录，1943 年 1 月 8 日；“琼号前往航母”：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87 页；“四次必中”：约克城航空大队行动报告；“你们拿下它们”：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91 页；“两次必中”：约克城航空大队行动报告；“土著人只穿着”：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94-95 页；“熟练度下降”：美国海军战斗记录，1943 年 1 月 8 日；“毫无回报”：托马斯 1978 年，第 146 页。

7. 敌人节节败退

“运输船，拖船”：Sherman，1950 年，第 98 页；“没有”：Johnston，1943 年，第 104 页。

8 高木的重大失误

“一堆”：http://www.delsjourney.com/uss_neosho/coral_sea/coral_sea_interview.htm；“如果是飞行员”：尼奥肖行动报告；“做好准备”：尼奥肖行动报告；“坚持住，比尔”：http://www.delsjourney.com/uss_neosho/coral_sea/coral_sea_interview.htm。

9 '刮掉一个平顶'

“我们无疑错过了”：列克星顿行动报告；“白发苍苍”：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109 页；“我看到一架”：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109 页；“船尾有 1 架”：列克星顿行动报告；“我的雄心壮志”：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113 页；“正中心”：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113 页；

“非常棒，非常棒”：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110 页；“利用风向”：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110 页；“像拍打一样”：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113 页；“嘿，战斗机，过来”：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113 页；“击落一架平顶飞机！”：列克星顿行动报告；“炮弹爆炸声是”：Johnston 1943，第 118 页；“看起来像”：Johnston 1943，第 117 页。

10 战斗间隙

“乔治，你带走”：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118-9 页；“有多少人”：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119 页；“你是什么”：列克星顿行动报告。

11 目标翔鹤

“两艘航母，四艘”：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123 页；“发起全面攻击”：约克城行动报告；“我的炮手拒绝了”：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125 页；“我要走了”和“杰出而显眼”：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James_Powers；“好的，再见”：约克城行动报告；“一直都有”：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127 页。

12号塔吉特莱克星顿

“奇怪的飞机”：波特兰行动报告；“待命 X 不要”：约克城行动报告；“不明飞机”：约克城行动报告；“许多飞机”：阿斯托利亚行动报告；“一大群”：美国海军战斗叙述，1943 年 1 月 8 日；“所有人登船”：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126 页；“一大群”：新奥尔良行动报告；“他们要走了”：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137 页；“诺拉前往航母”：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137 页；“右舷猛击”：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138 页；“我们有三架”：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143 页；“列克星敦号战舰颤抖”：约翰斯顿 1943 年，第 139 页；“俯冲轰炸机”：Hoyt 1975，第 125 页；“我找到了四架”：列克星顿行动报告；“看起来像”：Hoyt 1975，第 120 页；“一切都很好”：Hoyt 1975，第 123 页。

13号塔吉特约克镇

“绝对不行。我们会”：美国海军战斗叙述，1943 年 1 月 8 日；“雷达失效。保护”：约克城行动报告。

15 列克星顿战役的终结

“一阵狂风”：约翰斯顿，1943年，第153页；“敌人就在眼前”：约克镇战役报告；“一旦”：约克镇战役报告；“结束”：约翰斯顿，1943年，第156页；“列克星顿的情况”：约克镇战役报告；“好吧，泰德，我们走吧”：约翰斯顿，1943年，第159页；“最难的事情”：谢尔曼，1950年，第114页；“如同恐怖”：<http://articles.sun-sentinel.com/1992-05-10/news>

/9202070622_1_flight-deck-crew-planes；“伙计们，让我们奉献”：http://home.vicnet.net.au/~gcasey/USS_Lex.html；“精彩绝伦”：http://www.history.navy.mil/bios/sherman_frederickc.htm；“照片”：列克星敦行动报告；“祝贺你”：Borneman 2012，第 248-9 页。

16 尼奥肖救援队

“一艘船！”

http://www.delsjourney.com/uss_neosho/coral_sea/neosho_at_coral_sea/may_11_1942.htm.

17 潮水转向

“日军被击退”：Morrison 1949，第 62 页；“美国”：Morrison 1949，第 62 页；“入侵舰队溃散”：《星期日泰晤士报》，1942 年 5 月 10 日；“一条生命线”：Borneman 2012，第 221 页；“一场胜利”：美国海军战斗报告，1943 年 1 月 8 日；“战术上的胜利”：Sherman 1950，第 117 页；“过时的鱼雷机”：美国海军战斗报告，1943 年 1 月 8 日；“战斗机和鱼雷”：列克星敦行动报告。